

928
y
4

蘇平仲文集

四



蘇平仲文集卷之十

題跋

跋陳彥弼誥

章貢蔡諒校止重刊

興國軍推官前知饒州安仁縣事陳公彥弼擬淮南節度推官
知亳州錄事參軍以元祐三年五月廿六日署行至六月三日
其勅始下時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同處分軍國事凡厥登用皆
天下之賢材勅後署名彬彬可徵也守中書侍郎呂大防守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守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尚書右丞王存守尚書左丞御史中丞胡宗愈守
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孫固守門下侍郎給事中兼侍講傳堯
俞守吏部侍郎皆在四月四日前此甫五十有二日耳而呂公
著以尚書左僕射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劉摯以尚書左丞拜



中書侍郎孫覺以右司諫拜御史中丞蓋同日我先文忠公時
為學士在翰林是夕召入見於內東門小殿簾中出除日行詞
既奉旨太皇太后問公所以擢用之故語公以神宗獎待之意
甚悉公哭失聲太皇太后及上左右皆泣下已而命坐賜茶復
勉公盡心事上以報先帝知遇公拜而出遂撤金蓮燭送歸院
即行司空左右僕射詞世傳一揮三制是也餘詞則劉攽曾肇
等行呂司空以下皆再三表辭不允賜詔各一旨宣各二斷來章
批各各三皆公行於是諸公乃就職獨傅侍郎以舊疾未平未
上後復申辭免之情仍有詔不允亦公行則五月二十三日也
今其名下前小書未到而後不書豈非被詔之後五六月之交
遂就職歟元年春司馬光拜左僕射自以歷事未久乞用文身
博為侍中行左僕射而守右僕射佐之用其言依舊以師相起

彥博不煩以事而侍中虛至今故書闕也頌者姓蘇氏延慶
者姓蔡氏萊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兼工部侍郎在二年之夏蘇
公由刑部尚書進吏部尚書在二年之冬顧臨遷給事中與我
先文定公遷戶部侍郎實並命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字文
負外節紹節之叔祖嘗言州縣不依數令放免積欠者黃左司
即庭堅之叔父嘗體勸蜀茶者周考功蘇都事皆名士云觀此
蓋可想見一時人物之盛森列於二聖之左右前後雅所謂濟
濟多士殆不是過矣哲宗臨御十有五年而莫盛於元祐之際
不歸之君子在內之功抑豈可哉然則此卷豈但足以係孝子
慈孫無窮之恩而已

跋宗忠簡公誥

右故宋宗忠簡公復官誥謹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及

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二年改官知掖縣差通判登州道士高延昭恃勢犯法公窮治之不少假延昭至京師因林靈素訴公改建神霄宮不當公既乞祠而歸猶坐削奪羈置鎮江實宣和元年以四年郊恩叙復就差監鎮江酒官此則當時所被誥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史中丞趙過庭等薦公可臺職召赴闕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議者以公剛方難合少不屈徒死無益乃不遣行會選易河朔帥守權公直祕閣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祕閣脩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公爲副元帥暨高宗即位南京命公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用尚書左僕射李綱薦徙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爲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

建炎二年秋薨于汴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守而遽以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公先是公上休致之請特授朝散大夫後恤典行累進其階由通議大夫至開府儀同三司詩不云乎無競維人若公者非所謂命世之大材歟方公盛年置之散地且踰三紀以忤一道士得幸用事者坐廢四年及河北事勢危急始舉磁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受任居守也二帝北狩高宗南巡於斯之時岌岌乎真如以一縷之線引千鈞之石臨萬仞之淵尚賴公雖老而奮然自必身任恢復之事夫何規模甫定功業垂成而時宰忌之馮事輒從中沮復公不勝憂憤疽發于背而死及之茲非有志之士所爲太息流涕者耶公既薨而宋竟失中原矣豈人之無祿而天不憖遺也將未欲混一而遽奪之也於戲喪亂之來必生弭亂之材以擬

其後公材略不世出天固生之徽宗固不用之高宗雖用之又
不免以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吞志以沒宋之偏安於一隅者豈
天運哉抑亦有人事焉覽是誌者未可直以為足見一代故事也
此誌行於宣和四年壬寅後二百八十二年為今洪武六年癸
丑公七世孫經重加裝池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公削奪之由
并官伐之槩以便觀者而伯衡輒以所素慨者係之實是歲之
十月二十日也

跋王魯公除少保誌

淳熙丁未五月公乞退除特進觀文殿學士判衢州奉翹國太
夫人歸里亟求間便養秋乃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明年二月光
宗受禪改元紹熙下詔諮訪初政公疏六事及禹所以繼舜者
以對有旨拜開府儀同三司鎮撫軍節度使適丁魏國憂乃議

服闋降制而公以執喪哀毀成疾尋上休致之請於是有少保
之除命以五月二十三日下至八月十二日公竟薨矣則致仕
乃在丁憂之後未除少保之前行狀謂休致之請少保之除皆
在薨之月者非也遺表聞輟朝二日贈少師則乞退之初未嘗
致仕恤典之行始贈少師或者謂罷相日以觀文殿學士少師
致仕者亦非也尚賴此誌之存足以訂其謬云公自熙寧甲午
至辛丑八年之間徧歷政地遂以辛丑九月拜右學士寅九月
進左揆距丁未夏首尾又八年乃罷先是癸卯冬以魏國年將
八十辭位不允乙巳三月又以星變辭章四上不允九月以喪
長子又辭固慰留丙午夏以旱又辭仍不允秋以魏國年彌高
又辭會高宗升遐孝宗諒陰克撰謚號冊文官充上冊寶禮儀
便開議事堂佐皇太子參決庶政不敢求去至是高廟祔禮畢

乃力申前請而去由是觀之公去志未嘗一日忘也而其得君之專行乎國政之久亦惟道合而已矣夫豈持祿保位若公孫弘張禹孔光之流哉是亦後學所當知也故併著之

跋朱漢上先生贈父誥

金華朱元良出其先世所被誥命以示伯衡蓋以漢上先生拜翰林學士而加贈其父者也伯衡頗記先生初以明安國薦高宗召為司勳自外郎稱疾不至紹興甲寅趙忠簡公參大政言先生宜侍講讀召拜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而都督則忠簡也先生因言屯田荆襄之利高宗善之遷秘書少監兼侍經筵未幾改起居郎轉中書舍人兼贊善堂直學會郭千里除將作丞先生言其侵奪民田嘗經按治千里新命既寢而先生遂除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俄拜翰林學士而學士之

除實丙辰之五月十日此推恩之命以六月四日下相去蓋三十有四日云竊惟紹興三十年間惟忠簡與張忠獻公並相之日為盛二公皆帶都督諸路軍馬忠獻出視師江上忠簡居中總庶政然邪正雜揉孫沂之徒盤結其間終不能去忠獻所行有關三省樞府者參政沈與求樞密孟庾皆不能平相繼罷去遂拜折彥復樞密書樞密院事權叅知政事今觀誥中所署姓名可槩見矣而司封員外郎諱符者則伯衡八世從叔祖官至敷文閣直學士去之二百六十五年而先生之後人猶能寶藏惟謹豈非君子之澤哉

題鄭宣撫墓誌銘

伯衡竊聞公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閫吏欲請鈞敵之

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叅之禮不可廢也堯皇恐聽命時諸將咸陽憚而陰忌之始見公擢自温州通判不數年登禁近以資政殿大學士帥蜀意公秦檜之黨也雖忌而莫敢出聲後見公遇事輒與檜抗知非其黨也乃譖之檜言其有跋扈狀檜入其言謀于王喚喚以爲不若選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爲趙德夫於是創四川總制財賦以命德夫德夫至坤維碎晁公武奔辦公事且厲其物色公陰事公武起久廢又引公所逐使臣魏彥忠者相與盡力擠之遂與大獄而公竟謫封州以沒於賊正人之不能獨立從古則然豈獨公乎且公帥蜀八年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况諸將忌之於外宰相銜之於內迎合徂伺於前後左右者又其仇人此固司馬溫公所謂猶

一黃葉之在風中也雖欲無危其可得乎偶觀墓誌文輒疏所傳聞于後以補其略亦以見羣枉害正其勢蛇蟠蟻結牢不可破如此可畏也

跋杜愚齋先生秦彙并誥後

伯衡聞丁大全得志時以丞相董槐言其奸邪至上章劾之未報下自發府兵迫逐槐太學生陳宜中劉黻黃鍊林則祖曾唯上書言丞相槐秉政未暮月而爲奸邪所中傷大全怒宜中等攻已奏削其籍又有蕭規者論大全黜面貶嶺南賈似道得志時朝士少不附已輒鵬之死地而流放者相隨屬也京學生葉李因星變率同舍生唐棟等八十三人扣闕言佞道專權請國以道知秦彙出於李令京尹劉良貴捕賈于獄坐以僭用金飾齋扁竄漳州由此觀之方二人者擅柄立威言之者未有不逢

其怒而罹禍者也先生在右岸前論大全後論似道略無顧忌
真豪傑士哉况先生之論倡道也正以星變固與李同時不知
何獨不逢其怒而罹禍耶藉今史失於書人無得而傳焉觀先
生除武岡軍新寧縣簿尉時所被告命實咸淳已巳則度宗嗣
位之三年也後七年德祐乙亥倡道始以喪師謫潭州尤可見
似道據相位時先生未嘗罹禍豈非幸歟然到于今士大夫知
有宜中規李而不知有先生得不以宜中規李竄逐故其事白
于天下先生不竄逐故其事不白于天下歟是則幸者乃所謂
不幸而不幸者廼所謂幸也已先生之志固不在事之傳不傳
人之知不知蓋風聲義槩之或泯則後先生而生者將何所觀
感而興起哉當理宗度宗時國祚微矣丁賈之奸邪非不能為
莽操也其所以不敢睥睨宋鼎者夫亦一時豪傑之士能言言

言敢言有以破其機而挫其鋒也則先生之言雖不得行其事
豈可不白之天下使後先生而生者有所悚動耶尚賴此書晚
出若伯衡得聞其風則此書之存真如寶龜之遺足增志士之
氣豈特足為杜氏之重是以表而出之於臧豈為先生計哉

跋譚侍郎傳

國子祭酒許先生讀宋史得禮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譚公世
績傳錄以歸其七世孫濟以備其家乘之缺濟裝池以示伯衡
於臧公以忠義為質特立當世沮之誘之不撓不瞞之死以之
何其偉與伯衡之生也後公數百年讀公之傳跡公之遺事想
見公於數百年之上而恨不得為之執紼焉幸公之後有若濟
者且辱與之游而獲見其所為家乘公生細三府君府君生湘
潭縣丞縣丞生相谿居士居士生萬士府君安榮安榮生賢一

府君應辰五世惟縣丞稍出仕餘皆隱德不耀以孝友力行于
家庭以仁厚推重於鄉里有質行君子之風視漢萬石君家蓋
無愧焉齊則應辰之子也際今興運服勤戎行四方從征綽
有成績方以忠顯校尉爲管軍鎮撫戍金華駸駸顯融矣夫公
事徽宗列官侍從垂二十年然身不容於時位不滿其德同時
沮抑公若蔡京何與軍窮糧貴志滿而意得以公視之不超
天之與淵也今其胤胄存者其幾何哉而譚氏之後方興而未
艾也先文忠公嘗云善惡之報至其子孫而後定又云君子之
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真知言哉歎念之
餘輒識卷末惟爾後人尚益思以續焉

書徐文清公家傳後

考亭朱子之學大行於世由公與文定何公始文定承用傳之

緒於文節黃公而公則親承指授於朱子者也文定後傳文憲
王公文憲傳文安金公文安傳文懿許公而其學人到了今傳
焉徐公遊最久而盡傳公之學者曰通齋隱君葉由與公既沒
隱君與文定文憲皆以道學爲東南之望及隱君沒而其學遂
莫之傳近時閭巷後生於公師友之淵源猶昧昧不知而况知
講其學乎然則人之崇尚文定之學者不過風承響接以世所
共傳爲信耳豈復卓然有見而灼然有知乎不然公與文定雖
各名家而其所學則惟一道况隱君論辯周子太極圖與論語
屬詞聯事集文定文憲皆深服其言則亦烏可弗講其學也歟
宋渡江以來發之先達清脩直亮貴而能貧惟公及中書舍人
潘公而公之學術尤粹且正是誠何可及哉去之百餘年而無
稱焉尚得謂之有尊德樂道之心哉公之六世諸孫陵以此傳

見屬繕馬景仰之餘而感慨係之矣

書賢良王公遺書後

伯儻年十二三側聞鄉之達尊言宋時永嘉人物之盛道術之
懿固莫加於淳乾之際尚論其所由來實出皇祐賢良王公景
山且盛稱公學術議論文章卓然過人伯衡私念公之在宋仕
不登于朝化不行于國而數百載之下言濬斯道之源者屬之
公焉必有大過人者矣自是會永嘉學士大夫輒從問公遺書
皆以為高文大冊散落無存間存一二亦不多見伯衡未嘗不
歎惋久之茲過永嘉辱交公九世孫淵始得見其家藏儒志編
若干首劉屯田戴惟嶽二墓文觀是書雖不能盡知公因文以
求義因迹以求用亦足得其緒餘已於戲慶曆之前固有斯人
乎鄉達尊豈我欺哉使假之以年究極高妙得志當時則其道

不既昌大矣乎談者安得謂六經群聖人之道至濼濼橫渠明
道伊川諸子出而後復明又安得謂五代文詞之習至歐陽永
叔尹師魯梅聖俞蘇子美諸公作而後丕變也惜乎公年三十
有一而遽瘁庸非天乎雖然揚子雲有言存則人亡則書而遊
世胡汲仲又廣之曰千古聖賢之道由斯人而知之後乎千古
亦將由斯文而知今之道夫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必於其
書而知其道焉則公之遺書何可以不傳也淵圖重刻以嘉惠
承學不亦宜乎抑豈不以學術之在一家一邦不若公之天下
也歟此君子之用心也伯衡既幸得見少償素願又重淵充承
家學無愧為人後忘其寡陋識于篇末而翹翹望焉

跋四英圖

異時余聞劉正奉者欲於燕都嶽帝祠塑侍臣像久不肯下手

一日觀魏鄭公像秘閣曰吾得之矣亟走入祠爲之不日而成
觀者駭歎竊意鄭公之貌必有異於人者及備官國學則前代
之物器圖籍書畫皆上于朝廷而鄭公之像在焉幸獲見之相
傳以爲閭相筆儼然并冕紳鞞之容憂深而思遠補其所謂社
稷臣者此卷鄭公像正類曩所見者其爲名筆無疑閭相前後
被旨所作書皆載唐書推藝術志此圖雖不載然陳秀公在元
豐中定爲閭相所畫太宗所命來之去唐未遠也要必有所據
矣宣和內府藏閭相畫三十有二亦無此圖豈藏秀公家不經
一覽書譜亦莫得而記耶且貞觀所錄功臣五十三人圖形凌
煙二十四人而止爾至配食太宗廟廷則梁鄭屈突通高士廉
四人而止爾不獨如晦雖無忌亦不從與享當時去取固自有
意也此圖果出太宗所命又豈偶然去今已五百餘年矣畫猶

不能必其主名况欲意斷其故難矣哉雖然漢高祖用羣才以
成帝業拔乎其萃者三傑而已太宗之臣多文武之材尚論人
英亦惟此四人是或一道也夫四臣者功業名聲有足動人者
矣而其狀兒則不足以動人三世名鄉身不勝衣一代宗臣貌
如婦女古之可以大受者類如此士誠不易相哉奈何欲得天
下士而以貌取人也獨不此之鑒夫噫

跋先文忠公墨蹟

右先文忠公手帖一通乃荅滕達道者今見尺牘第二卷按公
元豐二年春由彭城移知吳興其秋李定等言公訕謗朝政以
八月十八日赴臺獄十二月二十四日責授尚書水部員外郎
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明年二月一日到黃帖中言二年不
知出此則遣帖時當在五年春矣時達道以妻黨有犯法至大

不道者小人出力擠之落南都留守翰林侍講學士知池州徙
秦州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說者又中以飛語
獲貶筠州所謂知前事尚不已意者指此也初達道倅湖州抗
守孫元規一見亟謂其後當為賢將授以治劇安邊之策後為
御史中丞充館伴契丹使深為其使揚興公所愛敬及安撫河
朔太原方略威名入言可亞其父舅范希文蓋素究心西事者
也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公謁王文甫坐上得陳季常書報神謬
殺西夏六萬餘人獲馬六十疋喜怵嘗賦詩故語次復問其詳
爾又按難測之測從水舊見揚大發侍郎家刻本固從水而此
從心則一時筆誤云

書清宴閣燕記後

洪武庚戌秋高麗國王遣其陪臣刑部侍郎金柱來朝獻柱

頗知文墨折節從朝之名公遊間出此記以相示自言其八世
祖緣所作也以其時考之實宋重和之七年時淵聖在御日久
狃于宴安荒于盤樂嘗譙宰輔蔡京王黼等手宣和殿而京作
曲宴記流傳四方以為盛美是以高麗聞而慕之清宴有燕而
緣為之記也則知上行下效其捷如此况中國之為君臣者以
道德仁義化成天下表儀萬方則遐方之觀感慕效又當何如
哉且蠻夷僻陋之邦而其文學侍從之臣紀事陳義之善有若
緣者代之詞臣蓋不能無愧焉而有宋文治之懿作養之盛人
材之衆言語之工無內外遠近之間於此亦可以見矣是以錄之

書靈洞栖真院題名後

乳道已丑九月二十三日范公元卿與韓公無咎呂公伯恭曾
公正中及韓公之子澆遊蘭溪靈洞次栖真院題名院之戶間

後二十四年紹熙壬子正月十九日范公之弟元俞元臣亦來遊後題名其傍自軋道五年己丑至今洪武五年壬子凡二百有七年而伯衡來拜八世祖少傅公墓下歷覽久之蓋伯衡童子時侍家君省墓從傍竊觀已知景仰而私識之矣去之三十五年乃再至童子時所見題識雖具在而粉墨之剥落則十五六矣於戲金石猶有時而銷泐况屋壁乎况塗棧乎後三十四年幸而再至安能必其不遂至於磨滅也夫金華道術之懿本於呂公其言論所及猶將起敬而況其氏名之所在韓范諸公皆當世賢者學行有過於人字書之工近世亦莫及而視其日就磨滅曾不動心豈尊德樂道之謂哉因顧瞻徘徊不能去會院之僧德順言業已礮石欲勒真麻下且謁求內翰記之矣於是墜事授之上石且少助焉不惟使來者有所聞知亦求永爲山

中之貴云又我少傅公先娶孔氏追贈衛國夫人實武仲之女於正中爲中表而無咎之姑實歸我七世祖少保公封福國夫人自呂公之夫人視之蓋祖姑也故諸君子同爲栖真之行脩薦奠之禮非直爲游觀也時我六世祖以知韶州居少保公憂以故不同行今家藏無咎當時往來尺牘具可考而宋內翰記中偶不之及是用併著之

跋黃侍講送鄭仲舒序

右侍講黃公送鄭仲舒還朝序前本乃公門人今翰林應奉傳藻所錄公親改定凡二十八字後本則公之親筆與錄本多不同蓋初草也伯衡前九年觀於南京仲舒至自北平兵革之餘以僅存爲幸今再觀于鱗溪之上則裝潢成卷矣竊聞公平生爲文改處輒塗以濃墨既晚棠即以齒練之糜爛乃已已必投

諸水雖子姪弗使見之今顧於仲舒而加改定且併初草遺之此其相知之深相與之無間爲何如則其期望之遠且大尚何怪哉公爲此文時年已七十有七孟子所謂達尊蓋兼之矣而不自滿假臨文詳審作字端謹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斯之謂歟初學小子肉權材能稠廣之中肆筆疾書略不檢點亦可少愧哉仲舒宦成名立足以當公之厚望君子類能言之伯樹獨表此以爲世法戒且以自警言云

跋張丞旨贈朱季誠隸古歌

隸書盛於東漢其金石諸刻之存者見于歐陽脩之集古錄趙明誠之金石錄洪适之隸釋隸續又有婁機者亦宋儒也具列世所存漢碑爲漢隸字源於是隸學彬彬可考已然非嗜古之士誰暇究心于其間哉近時深于隸學而以善隸鳴者有番禺

歐陽復龍虎山道士方從義臨川朱季子季子嘗重校字源又作漢隸綱領別撰辨訛字類與兩漢字統以附字源之後此三人者之書余皆見之仙居朱季誠所作隸書余雖未之見觀張翥推許之意溢于歌詞之表季誠蓋亦嗜古而工隸學者矣唐李潮善八分其書世不多見而至今猶信其善書者徒以杜甫之詩也然則季誠將亦由翥而名世乎將亦由翥而名世乎

跋陳子上書

於嚴重其身愛其妻子不能忘其墳墓去其鄉里人之情也而至通鄉里捐墳墓棄妻子而置身於艱險之地則以所重者甚於身所愛者甚於妻子所不可忘者甚於墳墓所不可去者甚於鄉里也身非不重也而有重於身者焉妻子非不愛也而有愛於妻子者焉墳墓非能忘也而有不可忘於墳墓者焉鄉里

非能去也而有不可去於鄉里者焉夫安得不舍彼而取此哉然非識輕重之人亦烏乎能之吾讀陳子上貽謝復元書未嘗不歎其於輕重也明於取舍也審而又悲其適丁斯時也使子上不下乎斯時則固重其所重愛其所愛不忘其所不能忘不去其所不可去若尋常矣於戲子上何其不幸也耶子上余友也同薦于鄉同試于禮部後一再見于四明而遂永訣矣曩在京師從揭兵部伯防得其所著子上埋銘讀之而高其行而痛其志今讀此二書愈益信其行之高其志之偉雖去之二十年餘而生氣猶凜凜焉於戲子上真賢乎哉錢用壬傳子敬趙時恭唐元嘉皆子上同年進士也彼惟重所重而不重其所不可不重愛所愛而不愛其所不可不愛不忘所不能忘而志其所不可忘不去所不能去而去所不可去卒之身首異處妻子戮

辱墳墓無主而為鄉里羞然則子上之不幸固未若彼四人之不幸也子上雖客死山東然葬以禮墳墓妻子皆無恙而鄉里與有榮耀然則子上豈真不幸也耶甚矣輕重之當明而取舍之當審也雖然向微復元子上安能決去而其墳墓妻子亦安能保全是故子上之遂其去志而墳墓妻子之獲保無他真者以復元能委曲調護之也於戲復元真子上友哉復元亦賢矣哉

書張孟兼字說後

陰陽分而為五行五行分而為十幹十二支譬則舟木自根而幹自幹以達于枝而葉敷焉其實一本而已是故十幹十二支即五行也五行即陰陽也而陰陽又未嘗判若兩物也聞人先生字張君以兼豈曰其生以戊寅而其歲為丁丑兼二年而云

乎亦以戊為剛丁為柔而欲張君兼之以成其德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天地之育物必資陰陽之兼施也書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是聖人之馭世必資剛柔之兼用也而况於學者乎美矣哉先生之命字也張君能不吐剛不茹柔則張君其克承師訓矣於乎念之哉

書歸嬰說後

養生全真之術老子道德之書其說存焉其義備矣為歸嬰者於是取之足矣而願有望於余言者何陰陽之交五行之運存乎人者未易言也無亦觀於物而已矣物之近似者莫鷄莫蠅莫龜若也鷄之伏也蠅之蛭也龜之息也無視無聽不飲不食而形神以完其與嬰兒者何異焉嬰兒之在母也呼吸隨母口鼻皆閉而精鬼以全其與至人者何異焉至人者神止氣定絕

粒却味棄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百歲為一息而游於無窮庸詎知其非嬰兒乎豈惟嬰兒其龜乎其蠅乎其鷄乎由鷄之伏蠅之蛭龜之息而來其有不歸於嬰兒者乎審歸於嬰兒烏乎往而不為至人哉是數者關鍵索籥不可窺見也機紐本根不可名狀也恍惚杳冥不可搏執也余何以言之太上養性其次養氣其次養形是則余與子之所同也子亦知其養則長失其養則消乎與其養嬰兒而不消未若養赤子之心而不失也凡有物不歸於盡者曾亦有之乎故雖天地之大也猶有時而壞而况於人乎羣於萬物持形以立何所逃於天地之間哉子幸無內養之是務而養其大體焉則所謂先於天地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者不能外矣奚事乎歸嬰哉余雖以孱弱無似之軀從事占畢間第日夜之力而不知止神疲精竭日

腹月削猶願與子從事於斯母曰吾方顛倒五行無廢吾事

書徐進善三命辯後

以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四柱包括天下古今生人之命蓋昉於虛中夫造化之妙其變莫測雖聖人有所不能知而欲以有限之數推無窮之命誠哉難手矣雖然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礴於三十八萬四千里之外而曆家測候以三尺之箭五斗之瓶而不能述此與人之生於兩間十二紀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之內往者過來者續而星翁包括之以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四柱而不能外則何以異殆亦未可遽以二者多寡之懸絕而詆之也其四柱同其賢愚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實賤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脩短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休咎異者有之存乎世運焉爾存乎地域焉爾存乎氣候焉爾存乎

稟賦焉爾否泰理亂升降消長此之謂世運五方九州山川限隔此之謂地域一時離為八刻一刻離為初中末此之謂氣候受形之初胎氣所鍾此之謂稟賦稟賦有厚薄氣候有早晚地域有南北世運有盛衰明盛衰之機別南北之辯審早晚之節惟厚薄之等以斷賢愚貴賤脩短休咎之故此談命者之所以徵也豈惟四柱哉豈惟四柱哉原性讀書而遂於方技進善之論如彼余之說如此原性其亦能折衷之也夫

題勤有堂卷

余家故多藏書而余年少時不知讀即讀而尋成裂有不免焉玩時惕日不自知年運之祖而學之不足素道也此列官成均從先生長者討論古今文義漫不省出何書作何說諸生間有質問若於遺忘口欲言者或緘之假令記一二亦不能成誦然

後愧而悔悔而嘆曰先文忠公嘗言悅耳目而適用用之不弊
取之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隨其材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而
無不獲者惟書而已書之所存道之所存也其可以不讀乎而
吾之讀書也乃不能若古人之囊螢映雪刺股焚膏今於其詞
且不能習熟尚何淑吾身措諸事業之望哉因思四明程時叔
先生有讀書排年法方欲發羣書取其法端居而讀之玩味
其英華究極其根柢則職守又從而奪焉不勤之失一至于此
欲誰咎哉欲誰咎哉王君舉直名其藏書之堂曰勤有徵言於
余余不暇勤取他說而特識余之失使君之子孫用以爲戒及
時自奮勇於求索毋坐余之愧而悔悔而歎則君之藏書庶幾
不失望焉

羣書百考跋尾

余自兒童時從長者游竊聞其道宋乾淳間義烏有杏溪先生
於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兵制律歷之類靡不窮究根穴訂
其譌謬資取博而參考精事爲一圖累至於百號曰羣書百考
詭齋唐公聞其升而分陝之說以爲職方輿地盡在其腹中大
愚呂公閱其禹貢考以爲是書集先儒之大成夫以唐公之謬落
呂公之精詳其推敬先生如此則先生之書豈徒事空言以爲
著述者比哉思一見之垂三十年而不可得未嘗不以爲憾也
比解石先生諸孫梓而叩焉則散落久矣獨十二五僅存焉耳
因出以相示始得見之少償夙願又未嘗不以爲幸也益將求
其全書而卒業焉於戲道與器曷嘗相離哉經制之所在精義
之所在也先生寤寐先王於教千百載之上疲思耗精於斷編
碎簡之中明絕學之指歸示一王之準則可謂至矣而學者方

玩思空言高談性命願以是爲近者小者而弗知甚貴可不悲哉則夫去之未二百年而將遂泯墜無傳豈曰勞而少功云乎亦曰世好酸醜之異嗜切近之意微誇誕之氣勝云耳且三代之制度托之簡編以傳者其存幾何 朝廷垂意稽古卒然有所訪問往往無以應吾見亦多矣而是書也可措於實用有裨於治道泯墜者既如彼其塵存者亦終莫之講何哉況今無板本則後余而生者將不止不見其全而已此余不惟幸於得見而又撫卷爲之慨且懼焉

書讀易記後

經莫古於易莫完於易莫粹於易伏犧畫八卦而文籍生則經豈復有古於易者乎秦焚典籍而易以下筮存則經豈復有完於易者乎書出於虞夏商周之史官詩多出於閭巷之小夫婦

人春秋雖出於仲尼然本魯國之史而禮皆據出漢儒之綴緝易則伏犧畫之文王演之周公重之孔子贊之皆古之聖人則經豈復有粹於易者乎嗟夫易之爲書古矣完矣粹矣而汨而不明者吾祖以爲諸儒之說亂之也漢室去古未遠焦贛京房之流已泥於術數災異况後世乎經學至宋而大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或者猶詆其各有所偏况他人乎由是觀之則先儒之於易也知之有至焉有不至焉言之有至焉有不至焉亦可見矣使其知之言之而至焉吾無可言也如使其知之言之而不至焉吾無言矣可也此趙先生讀易記所以不容已也與易者天地之蘊萬物之奧也唯聖人能言之聖人明乎天地萬物之情故也不明乎天地萬物之情以言乎易者則類有聖人之說存焉耳先生當易道汨而不明之際不專主一說不務爲苟

同問難以造端辨柝以折衷而一本之於聖人此其志豈苟哉
諸說具在如指諸掌上之處乎窮鄉下邑者有志于學而力不
足以致諸家之書力足致之而或不能殫其歲月之勞一旦見
先生之書豈不深有藉哉顧乃謂其足以應有司之問則其知
先生也抑末矣昔西山真文忠公不有讀書記乎不知其書亦
徒以應有司之問否也吾知其不為是也必矣文忠之書非為
應有司之問而設何獨至於先生之書而云云乎得之心者不
可喻以言得之天者人不與力焉先生潛心於易六十年矣其
所得者吾亦安敢謂其盡於是也先生讀書亦有記惜已為人
持去吾不得見之又焉得隱度論之

書德泉銘卷後

平陽岬江其邑聚皆斥鹵之地故其水皆苦惡獨昆山有泉仰

出甘冽異諸水宋朝奉者引以給邑人之用蓋自宋南渡後然
矣元大德戊戌庶訪僉事完顏公行部見之嘉其勤已以濟人
名之曰德泉屬宣闈都事鮮于公為著銘既刻之石矣而鮮于
公復以副本予朝奉之孫郴州教授景玉開化教諭景明二君
宦轍所至時之鉅公多題其後自趙公子昂吳公幼清至郭君
天錫凡十人聯為一卷世襲藏焉國初為兵士所得教諭君
之孫以庶從陳維志購得之則洪武十二年也後四年余閱之
而嘆曰昔羅浮道士鄧守安以廣州一城人飲鹹苦水春夏多
疾瘦欲引蒲澗山滴水崑水二十里外庶一城貧富同飲甘涼
規畫處置具有條理以告吾祖文忠公文忠公以告漕帥王敏
仲夫敏仲以帥一道之權而為此宜若易易也然卒不能成守
安之志豈不以難為力哉今宋朝奉一草布隱居之士耳顧能

引此泉以惠一邑可謂能爲古人之所難矣使人不恤其力用其智以惠利及物皆若朝奉之心天下豈有難爲之事乎且引西湖水以給杭人唐則宰相李長源刺史白樂天宋則太守陳述古猶刻石湖上使後來有所考平陽之人賴宋氏而給於歲用竹百丈役工二人皆出其私力獨可無述以示後乎此二公之所以拳拳也與向使宋氏不死于兵革則邑人之利賴之雖到于今可也今泉如故而莫能引石亦已磨滅唯故石槽卧道旁而德泉與朝奉之名下共石磨滅者尚賴此卷之存焉尔以廉護歲惟謹豈徒以其文翰蓋亦存羊之意焉好事者有能司此而脩復宋氏故事則泉之流行邑人之蒙其澤將必有日矣其豈無繼解于公而秉筆者

跋保母帖卷後

今大本堂有登樓帖大令真蹟也自唐迄元諸名公題跋其存而表文清公其一也文清以謂嘗見保母帖雖墨本而筆意正如此乃知古人字畫妙固不可及至於鐫刻之妙後世亦未易及焉今此卷前後有楠字小方印乃文清之名豈其當時所見本耶據周丞相跋此蓋拓本然前後又有袁通甫印通甫姑蘇人名易嘗爲石洞書院山長號稱好古家有靜春堂字多藏法書名畫解于伯機趙子昂極推敬之而敬伯得此姑蘇其爲通甫家藏舊物無疑矣余數詢會稽人此石已不知所在則似此本亦豈可多得尚寶護之哉蓋非獨宜於臨學亦可以爲博洽之助樓然政詩云坡翁應未見此志金蟬之銘何絕類則以石之出在宋渡江之後而我先文忠公保母楊氏墓銘作於元豐間而語意符合初非蹈襲以故又云固知文章有暗合智謀所

見略相以也因敬伯持以相示輒疏所知于後而歸之

政先文忠公和常詩後

此我九世伯祖文忠公書以遺我八世祖少傅公者也蓋吾家舊物今藏金華方氏方氏之良子儀持以相示且請題其後伯衡按文忠公紹聖元年甲戌六月五日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而以冬十月二日至惠州此詩則作於明年之春正月十日又明年丁丑二月十九日復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夏四月十七日被命即行文定公亦自筠州徙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州遂同行至雷而以六月十日取別十九日渡海秋七月二日至昌化是時少傅公方自許下來省文定公亦在行間故文忠公爲書此詩以所題月日推之正在中途云夫當竄責放逐之日流離道路之際而遊戲翰墨字勢筆意無秋

言毫不足之意則公之超然自得夷險不改其度抑亦可見矣

題劉養浩鏡歌鼓吹曲

右鏡歌鼓吹曲余友劉養浩之所作杜叔循之所書也養浩文辭有名縉紳間而此十二曲材雄氣昌辭與事稱有古作者之風尤爲諸老所推固無藉乎叔循之翰墨以傳然叔循早以書法入侍 春坊大爲 皇太子所眷其書流輩中亦未見其比焉遠方峻士誦養浩之作觀叔循之書不獨可以想見今天子聖德神功巍巍蕩蕩天之爲大而 國家多士濟濟材藝臻極抑亦可見矣

書陳六分族譜後

上蒲陳謙示余以其家譜其先自潁川迂闕之長溪自長溪迂温之平陽四百餘年上下十五世而代亦且五易矣繼繼承承

的然可考雖位不大顯而其間善士相望不其盛哉彼以功名
富貴赫奕於一時者其豈無之然不過一傳再傳而聲跡俱泯
自其子孫不知其世者有矣視此果孰得失哉於戲祖澤流行
於冥漠之中子孫又能緝學勵行以濟美焉雖至於百世可也
陳氏之嗣人其可不知所勉

書龍淵集後

廬陵以學術稱者前則申齋桂隱二劉公並起卓立而附和于
其後凡六七君子村民陳先生其一人也先生以經學教授而
尤善古文辭東南學者多宗師之伯衡不獲識先生若其及門
之士則往往與之遊今又辱交都事阮君龍淵而見其所作文
則根抵乎理而不事雕刻詩則辭不費而意已至得於先生者
深矣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肆多美玉不既信矣乎君方駿

駁柄用當以功業名世詩文特餘事耳然一時文章政事兼優
求如君者豈多見乎哉此伯衡不自知其謙陋而輒敢書其集
後以致歆羨之意者也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甲子眉山蘇伯衡書

蘇平仲文集卷之十

蘇平仲文集卷之十一

祝文

章貢黎詒校上重刊

國子學大成殿脩造祝文二首

翼翼朝庭多歷年所未蠹桐傾丹雘黝昧欽承 睿旨維新是
圖揆日程事百工具作伏慮震喧以瀆明靈菲薦告虔尚祈昭
鑒

禮殿有巖安靈維精歲然增新自我 熙朝有飛其楹有楹其
旅金碧焜煌四國具瞻昭薦俎豆式告竣事神哉顧懷文治永昌
上梁文

康都督府上梁文

伏以出將入相依龍蟠虎踞之都列戟建牙啓烏章翬飛之宇
規模大矣典禮宜之伏惟都督榮祿相君閣下問世英資

熙朝碩輔心惟嚮日力足擎天方群雄競逐鹿之時識
真主於潛龍之日契遂同乎魚水會式慶於風雲張皇大師威
行萬里之外弼成五服名收一紀之餘載載干戈頭簷茅土雖
有晏嬰之室廬以避燥濕可無驪姚之邱第用表 恩榮廣藉
基而龜善協從管不構而燕雀相賀坊連建業地直秦淮擅面
勢之雄攬江山之勝羨輪奐人誇京邑之增輝宜室宜家我
見子孫之逢吉再消殺日爰舉脩梁敢陳六偉之辭庸致群工
之頌

拋梁東人在祥雲麗日中紫氣近依 雙鳳闕青山長拱獨龍峯
拋梁西蕭曹房柱盛名齊 楓陛近聞傳 紫詔竹街行見築
沙堤

拋梁南秦淮環繞碧樓藍膝下承歡皆驥子皆前競秀是宜男

拋梁北

攀鳳翼

主聖臣賢天合德慶門袞袞出公侯咸附龍鱗

拋梁上共喜太平今有象揚旗直度鐵門閑洗兵更挽銀河漢
拋梁下一代威名震華夏 君王神武重功臣分封更擬

麒麟畫

伏願上梁之後玉闕奏凱金鼎調元坐令田野之民均藉憐懷
之庇受天之慶篤生肯構肯堂之賢與 國同休克承如帶如
礪之誓重珪疊組權古震今

張都督府上梁文

伏以 帝念股肱錫上棟下宇之材木身居將相備前堂後
寢之規模都邑增輝子孫逢吉伏惟都督榮祿相君閣下威行
外闔望重中朝衆所憐懷今之柱石豐功偉績簡在

一人之心遠畧雄名驚破四夷之膽惟疏封之有日爰賜第以爲先輦來梗楠梓杞之堅良不假斧斤尋引之撲斷瑣窓綺戶隔風雨於人間綉拱雕甍接雲霞於天上仰觀輪奐之美益知恩寵之隆爰處爰居俾其壽而臧昌而熾以似以續有如日之恒月之升方舉脩梁式陳善頌

拋梁東門闌佳氣鬱葱葱女配王侯男尚主車如流水馬如龍
拋梁西長樂鐘聲簇仗齊躬佐 玉皇調玉燭鞭敲金轡上金闈
拋梁南朱門華廈仰潭潭共慶四時膺五福更誇百子與千男
拋梁北四震天聲誰敢敵奏凱遙從紫塞還動名已向燕然勒
拋梁上甲第規模極宏敞和氣祥光似海深芝蘭玉樹凌階長
拋梁下舉目江山明似畫秦淮雨濟漲蒲桃鐘阜雲開羅筆架
伏願上梁之後垂紳端笏論道經邦秉鈞軸於廟堂內庇庶於

華夏媿商周之聖族世篤忠真炳王謝之家聲代有文武受天
垂佑與國同休

碑銘記品

悟真寺碑

麗水之泉源有叢林曰悟真相傳後唐清泰甲午淮南王揚行
密之所翔也於時錢氏有浙東不知行密何以來翔寺蓋其事
遠無所從質矣雖簡有行業僧曰文恭者開山顧其規制猶未
備宋陳錢公居與寺隣施以餘地增廣其址於是普明從羅相
繼經營之始稱所謂大伽藍其實幾落成以大中符祥已酉而
山門樹於軋興壬戌其闢法堂以天聖丁卯而鐘樓之作在明
道癸酉刑部侍郎胡公則是爲外護逮咸淳乙丑歷年既多棟
宇就圯嗣主是山者茂公茸而一新之後六十年爲元泰定甲

子聞叟薰領衆增置田若干畝未及有所興造尋司藏鑰于徑山而成壞有數至正癸巳春竟燬焉側金所布鞠爲瓦礫惟鐘樓三鮮脫門僅存壽品祐師聞叟之嫡有長材而行願精堅既補其處孜孜焉以興復爲己任是夏首建維摩室己未春僧景祚造兩華堂

皇朝乙巳秋建覺皇殿洪武辛亥構東西兩廡壬子冬營選佛場壬戌春必杞建齋堂而必森者以其力塑普賢大士像又勸邑之長者莊朝像設塗以黃金釋迦佛則俞原遂摩訶迦葉則原遂仲弟原禮阿難陀則原遂季弟原言曼殊師利則某某文殊則清脩比丘法渝用旃檀雕爲水月普濟則耆舊思聰若執金剛護法神像以致藏殿庫廳庑院苞漏之屬或裒衆施或率同志緒成之而以某年月日告訖功爰伐石介原遂之子文固徵辭爲記余念師躬盡瘁老不退轉歷三

十寒暑猶一日成此勝因可謂勤矣而豈爲觀美哉亦將以安處徒衆相與脩行佛道而紹隆宗風也因說偈言遺之使刻焉
偈曰

泉源幽幽括之與壤群山鬱環如青蓮花宅其要會有大藍若如化天宮輝黃林壑龍象攸萃人天具依云胡回祿而加以燎我佛有命去故作新猗壽品師乘此願力寢食靡違以事締興爰率其徒鳩衆所施伐木于林攻石于山徵瓦于陶百工並作惟信所有故成所無美輪美煥彈指幻出寶殿中峙崇堂後居前敞山門傍翼脩廡覺皇南面玉色金相菩薩天王在左在右一一梵相莊嚴妙麗靈山儼然四衆歡喜乃具香華乃羅幡幢乃合鐘磬作禮供養供養既已舉揚義諦問諸比丘爲幻爲真若說爲幻舟楫漫戶芝而藻井宛在目中說非幻者初我未嘗

示現有爲了無見相諸比丘衆當知世間有成壞相是名幻有
有有無相亦名幻有唯真實際不依幻有自無始劫盡未來際
於其中間無能壞者其無量光遍一切處大若法界小若微塵
罔不攝入更無餘欠有情無情同一明了斯乃金剛不壞全軀
此不壞者名光明幢此不壞者名清淨域此不壞者名神通藏
此不壞者名波羅密此不壞者名無漏果若欲舍此別證真如
譬如捕風畢竟何得所以者何汝當諦聽心外無相相由心生
心正住時相何從顯一切世相起滅無常如空中花繽紛翔舞
非花似花倏現忽滅如水中漚爭聚互散從朝至夕出彼沒此
皆由一心念念不停四大和合五蘊流轉種種因緣亦復如是
如使執著滋長無明圓明妙性何以不昧故證真如當斷妄想
難則如是無上妙道非有而有非無而無絕涉有無藩第二義

九我學人作此思惟加精進力同登上善

蘭室馨禪師石塔銘

慧照一宗逮宋季葉寢以寒寂雪巖出而振之然後復感由是
高峯中峯相繼而起至于岩長公以真傳實證爲世擅度而法
筵之盛遂冠絕於東南故其得度者皆不失於空門翹楚尚論
嗣法上首恒推蘭室禪師爲巨擘焉師諱德馨蘭室蓋其字族
義烏方氏父一清母徐氏師自幼不茹葷即超然有棄俗之意
奉定丁卯長公在伏龍山之聖壽寺遂往師事焉年已二十四
矣尋祝髮受具戒居侍師九十五年恂恂然若閭於機者聞語
法要輒心領而神會同時參學者皆自以爲弗如也一旦喟然
嘆曰日月如跳丸人命如春霜朝露而吾久安於此吾其爲井
蛙乎乃躡躑出遊吳越間歷抵諸方究竟已事大尊宿若元叟

端嘆隱訪曇芳志感噴噴器許參頌石真於石溪具問師甚處
來師云伏龍真問甚名師稱名以對真云詎不聞乎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其字曰蘭室可也師欣然作禮云謝和尚命字拂衣
徑出真云好箇師僧只恁麼去乃反伏龍依長公以卒其業聞
而能思思而能脩凝然冥坐又垂一紀長公問祝師曰汝平實
地上人也擔負大事吾將屬望焉宜善自護持師既受付囑以
至正壬辰與同門弟德猷杖錫來金華至於城西止焉其地有
泉曰君子泉乃宋賢劉先生嶠隱居之所岡峦廻合林樾幽鬱
將結茅以居地主曹仁卿即割以奉師緇素景向金穀之施不
求而至不數年遂建精舍其規制一如大伽藍榜曰清隱歲無
一畝之入而九供養之需沛然有餘遊方之士來者如歸會聖
壽虛席三宗食謂非師莫宜補其處爭相勸請固辭則白于郡

府強起之 國朝辛丑歲也金華之人瞻恋莫能已乃相率
師明年復歸于清隱居十年洪武壬子十一月十有四日示疾
端坐而逝春秋七十夏四十六龕留七日顏貌如生茶毗得五
色舍利無數遂以乙卯十二月十二日塔于精舍西三里壑焉
德猷奉狀來請曰是不可無銘以傳示久遠始余歸自南京往
往聞師名縉紳間乃性謂之延坐室中移時起居外無一辭余
謂之曰嘗聞長公見客口如懸河剎那頃數千言師其大弟子
顧默然如土偶將不言以詰我耶抑執德不同作佛事亦異也
師曰昔吾師未嘗不言而未嘗言今吾未嘗言而未嘗不言道
無隱顯焉有語默乎余領之既而見其履行誠實不事緣飾凡
接學者亦未嘗假一切言語相以為教乃知師於達磨氏之道
庶幾弗畔矣乎其克纂前人之統緒為四衆之依歸有不偶然

者矣以故慕而締世外交則今於德猷之請其可以不知師爲
辭乎德猷今嗣主清德端身以律事勤已以裕人蓋所謂脩三
摩鉢提音銘曰

無上正法不可思議直指心源何有文字護取空言其世之季
條葉滋蔓本根乃離不求諸內昌拯其弊衆之語決談鋒交起
我於我師則以默契彼方提唱以事策厲我於我徒亦以默示
夫我常默詎曰立異考諸先覺道固如是有若日月普照人世
有目斯覩非手所指又若雷霆奮出于地厥聲四聞豈擊彼致
不辯而證不行而至破諸妄幻入佛三昧謂我不信視此舍利
舍利輝輝罕堵是闕匪獨師有道與不墜太史著銘以詔來裔
脩此行者善述善繼

天池泉銘并序

蘭溪縣之栖真寺有泉曰天池余侍家君履省八世祖少傅公
墓過而酌之主僧德順曰此泉堯石爲地深可五尺廣及三之
二然而沛乎洋溢湛乎虛明曾不以澄而淨不以撓而垢不以
閔月踰時不挹不及而溢不以朝夕給盥漱爲酒漿供洗濯飲
牛馬而耗嗚呼不既異矣乎余曰噫固哉子之言也我觀世間
此流水者猶如氣之呼吸通乎毛竅歲之性來見于線蹤自有
無量世界即有無量水泉滿其中無有去來無有盈縮無有深
淺無有淨穢溪澗池沼乃至江淮河濟大海皆復如是彼之有
去有來有盈有縮有深有淺有淨有穢皆非實相而此泉於河
沙諸國中譬言彼一毛竅之在法身一線蹤之在磨訥也又何獨
異之哉乃贊之曰
濁水者泥清者膠而水初不自清濁此水非濁亦非清畢竟誰

能清濁之非惟清濁兩無有亦復求却不增減世情妄意爲泥
水道眼視之本無二能便京生一酌頃心地清涼熱惱除又能
遍滿十方界世世爲人種種用一切佛性亦如是當觀水相知
我相

辯證室贊并序

或問無聞居士摩詰無語猶涉二門云何入還辯見達麼面壁
便入圓覺云何七處徵心居士答言真辯者無所辯無所不辯
真徵者無所徵無所不徵譬如飯中有沙雖小兒食一入口頃
了然知覺燕飯吐沙不待揀擇是名無所辯而無所不辯又如
背上或養木童子搔一舉手間自然順適高下輕重不待議擬
是名無所徵而無所不徵何以故以無心故彼庖人終日陶米
去沙而沙之不去真童子終日爲人爬癢而人不之快則有心

以爲之累也以無思惟心證如來法雖千萬億辯可也而况於
八辯乎雖千萬億徵可也而况於七徵乎雖然惟無不辯故無
辯惟無不徵故無徵惟無辯無徵故曰以無所得故而得惟無
所得故曰真辯真徵居士作是語已復說贊曰
非辯而辯指鹿爲馬辯其所辯涇渭分流非徵而徵證龜成鼈
徵其所徵針石相投子將突去奚取何不升徵辯之室而參徵
辯之比丘方其動也開口說法珠聯玉貫及其靜也跏趺瞑目
兩止雲收果孰辯而孰徵曰有覺而無脩但見一室千燈之並
照而瓦礫木石之點頭也

天香室品

有一梵志欲東涉瀛海禮補怛洛迦山行次定海聞有大比丘
唱道鳴鶴山中隨綠應感開導衆生咸期同證無上妙覺四衆

歸依如佛出世即往求見爾時大比丘宴坐靜室其室中間妙香芬郁非蘭非麝非龍腦非誓香亦非梅檀梵志聞未嘗有歡喜無量作禮而白大比丘我聞佛世尊以慈悲願力說法利生方便開遮普濟群品天龍護衛則降異香從以雨華自時厥後嗣教尊宿道行高深隨其住止亦復現瑞今此室中妙香發聞非焚非爇有鼻咸薰一刹那頃根塵清淨此大殊勝不知何以願為我等顯然宣示大比丘告梵志我此山中有大樹其名曰桂根柯所毓葩萼所蘊流出妙香在山滿山在各滿谷在林滿林在室滿室莫非實際無足異者梵志聞是語已心生疑惑私自念言我見六合大地何所無桂何桂無花若說妙香一切桂同具足者云何彼桂與此桂香有差等若說此桂妙香而獨具足者云何此桂根柯葩萼與彼桂曾無差等根柯葩萼無有差

等而妙香有等差此何以故爾時大比丘復告梵志當知一切眾桂本來根器雖有高下本來妙香非有淺深亦非有高下彼之眾桂與九草木齊植並榮如薰如猶日雜日壤由是不能與此桂妙香等譬如百千水皆受泥沙於中一水不受泥沙故有清濁又如百千鏡皆染塵垢於中一鏡不染塵垢故有明暗不可妄生意見說水說鏡本有清濁明暗我比桂與彼桂者即水鏡相亦不可說有高下淺深何以故一水十百水乃至千萬億水元無清濁故一鏡十百鏡乃至千萬億鏡元無明暗故此大桂與世間種種桂同一芬郁故以是思惟世間一切人與一切桂等無有異覺性比妙香亦何差別若佛世尊若菩薩若羅漢若比丘若比丘尼若優婆塞若優婆夷若諸凡夫齊具髮毛爪齒皮肉筋骨耳鼻口眼手足身意於圓妙覺性中實無佛菩薩及

諸凡夫我佛世尊常住大圓覺妙莊嚴境界如妙蓮花如淨琉璃如寶月輪無有汙染無有留礙無有任止無有去來無有成壞無有起滅而諸凡夫執著薩如邪見迷而不悟顛倒沒溺如暗室坐如墨夜行若樂生死展轉無邊乃知佛世尊猶如比大桂者諸凡夫猶如彼百千桂者有能因是開悟堅持禁戒解脫幻妄則不生四緣不生四緣則不蘊諸根不蘊諸根則不染諸塵不染諸塵則不牽聯諸識不牽聯諸識則不造作諸業不造作諸業則不輪轉諸趣不輪轉諸趣則覺性不昧與佛無異非悟故無異本無異故即說偈曰

圓覺元菩提性本來無差別佛不異凡夫凡夫不異佛凡夫墮邪見迷而不知悟迷悟及掌間乃與佛相懸譬彼林中桂花有黃白紅妙香流芬郁三者皆如是若使將一枝於惡木中植嗅之

即狂醒不復與桂同臭味雖云變於桂無加損乃是雜壞故其香本不滅及移植桂林芬郁還如舊一切諸佛子因香而生悟因悟而成覺求斷貪嗔痴以及憎與愛事理障皆除覺性終不味名爲入吾室

金華縣水心清淨禪庵記

瀟灑清淨者諸佛之心無識無名未斷諸有者生死所由盡也天下生民出入生死不離諸趣是豈天命之乎父生之君食之心傾之也何者法界性中無聖無凡無人無物群生與佛同入涅槃無生無死而利海之內生死熾然天下大患在有身也身非我有而視身爲我則外有可欲內有所宜好惡取舍各從所志則毀人利己而利害生生死循環三途異趣汚愈甚則患愈大三界惟心此之謂也古之行深般若者無作無爲一塵不受

耳目心志若存若亡不見不聞能所皆廢如淨琉璃內涵寶月
如芬陀利雨不能濡一真獨立無古無今清淨域中不容他物
則出世間矣生死之海竟安在哉常樂我淨復吾初而已也淨
池在金華郡城北郡人作室水上廟堂佛閣前後相輝法師王
公宴處九年而燬于火師節衣縮食指期與復金華檀越出金
帛為倡首而他縣繼之遂以乙卯夏四年復廟堂明年春作佛
閣曰水心清淨禪庵徵余辭說以記其役予謂生民有欲耳目
所接莫非污垢色陰一滅則四陰喪亡水無細大悉歸于海物無
污垢皆歸于空昔者濤首嘗謂阿闍世王曰空可洗乎否也王
曰不可吁天下之污至濯而止天下之淨至空而止善提即空顯
相空之至淨之極也淨至于極則入有而不見一物入空而不
滯於空清淨其盡空有存亡如來藏中不留朕迹辭記安在哉

蒼雪軒記

出平陽縣南門五里山曰夾嶼夾嶼之陽寺曰淨明淨明西廡
主僧瑛師玉峯居之嘗面青華構軒三楹軒前盤池池上植竹
碧幹離立翠葉敷茂陰布恣力達于九帶悅可人意乃以蒼雪
扁其軒楹其徒無瑕善詩與琴從諸學士為方外交無聞居士
日隨衆造其軒中而問瑛師道存空寂心與世冥此佛之教今
師何緣留物如是况彼雪者綏綏而下堆堆而集山川原野城
郭道路田疇藪澤邑屋聚落沙石草木無所不被拂焉而盪滌
焉而穢黜焉而濁無不轉而皎皎潔潔天下無物可以比雪天
下惟白可以稱雪今師指竹而謂之雪而又以蒼雪易雪之白若
說此竹其色紺碧上下洞徹如爭琉璃纖毫塵土了不可侵清
風不動爽氣自集一剎那頃使人毛髮以至心膽洒然清涼熱

惱銷隕與雪無異緣名求實亦已遠背英師答言以非雪相視
雪之相以非雪色視雪之色於竹之與雪則有差別視非雪相
以非非雪相視非雪色以非非雪色於竹之於雪何有差別此
何以故世間一切物同一幻故世間一切色同一假故無物非
幻無色非假則我此軒取竹喻雪何云當肯豈惟竹雪安名立
號為幻為假自吾法身及吾法性悉幻悉假以是思惟則竹非
雪而雪亦非雪則蒼非白而白亦非白雖有竹雪實無竹雪非
幻而幻非假而假我且忘我又況於軒居士曰善哉善哉乃說
偈曰

河沙諸品類種種非實相擬情自執著隨品立名色逐妄以亂
真被此強分別而謂竹非雪又云蒼異白不知竹雪者非二亦
非一非一亦非二蒼白亦復然此以何因緣本皆幻假故英師

善幻巧軒以蒼雪名顯別以歸於普度有情衆若能悟斯指豈
為法所縛竹雪既兩忘蒼白亦雙泯於一彈指間永斷無明惑
常在空寂境無生亦無滅不作如是觀即落第二義

無涯偈

王府參軍胡公仲淵御史中丞章公三益有方外交曰無涯浩
師居武義之聖智院勸求佛道精脩苦行無聞居士因其號為
說偈曰

我聞江河及淮濟一一津涯皆可見惟有滄溟與渤海舉自了
不辯涯淡四海縱然浩無涯而初寄此虛空中大哉虛空不可
說其東無東西無西而南與北亦復然於中四海一勺如乃知
世間無涯相畢竟無若虛空者先佛所說無量法正與虛空等
無二遍滿大千三千界不分中邊及內外問即此復何以故圓

明妙性本空寂更無可以涯涘者統涉有涯即外道一切佛子
爾當知此是真實第一義若能思惟悟空旨即證毗盧華藏海

送玉上人遊方詩序

上人無瑕玉師受業平陽之淨明寺寺翔於唐以吳越時有大
比丘曰道隆禪師居之遂為望刹嗣是代有名德至上人十七
傳矣上人聰明而不凝滯能以學道餘力攻詩鳴琴以故邑之
考多與之遊一日語其徒曰觀水者必之河海觀山者必之嵩岱
越之天童育王吳之南屏靈隱雙徑京師之天界乃古佛顯化
之地有應真示現之迹且學徒雲集法會甚盛焉譬則水之河
海也山之嵩岱也吾可以不遊乎行有曰與之遊者感賦詩幾
之會余遊南雁蕩上人持示求為之序意玉非上人之名乎無
瑕非上人之號乎夫無瑕之玉質之美者也質美矣必成器人

斯寶焉然非玉工雕琢之器何由成哉是故天下之美玉必得
天下之良工然後為天下之至寶夫人亦然有美質而德不成
君子弗貴也有美質而不能自得師德無自而成也故師之於
人也猶良工之於玉也而人師其易得哉為佛氏之學者固貴
乎一法不立而日用泯然六入皆空而真機獨露頓入靈源親
見本跡發禪性地妙明真照徹一切苟不得天下大宗匠深
批痛劄則知解未泯本智不彰證其似者而以爲本真難乎免
矣遇夫差別因緣臨乎受樂境界微細情習宛然呈露譬如病
不除根感毒遠發盡未來際了無休期尚何成道之望哉夫然
故自昔具大慧充大量者未有不遠訪師資勤求印可者也上
不即安於山林顧皇皇然跋涉江湖其豈不以間見未溥踐履
或礙也歟今道探上乘手提正印足以師表當世者庸詎知無

其人上行行哉不得之越得之吳不得之吳得之京師不得之名山得之林下究竟大事穿透虛空當於此行徵之矣彼見上人而曰歸求有餘師歸求有餘師此爲大以欺人者也慎勿此面焉

澹遊集題辭

金靈隱住山見心禪師復公神資穎秀善果夙成既博綜於旨詮亦深造於觀境旁參曲證遐躡交於諸方直指單提妙覺盡於無上惟了心之爲務遂滅影而退戲紛拏葉以爲衣採木實以爲食常寂常默無作無爲融通郡有之機攝入一乘之妙凝然冥坐寂爾山阿若將終身以隘斯道雄文雅製霞爛虹舒駿望鴻聲焱馳水涌警猶劍埋于地而斗纏之光自著霜降於天而豐山之鐘自鳴是以逃名而名愈隨離世而世固挽手提正

印坐鎮名山扶植教基俯從輿望則其勢有不得已者焉幡幢所建緇素如歸破異說於顯門答諸佛之秘藏拘緣御物應感隨機憤懣若若水之春融障得者如目之翳去因聞入見聞不歡欣大器細根咸獲濟利雖林猿野鶴亦皆同遊覽海之中澗草岩花一是蒙輝慧日之下信乎法門之領袖龍象之忻豫者也而况貴德尊賢懷仁慕義不翅飲食之人欲庶幾吐握之小心方外之良傾蓋即如故天下之士投刺恐不先在野取象於義經如水遵義於戴記吟域不立勢利俱亡斯亦可謂難已方在定水之時適丁戎衣之日或故交而契濶或新知而過從或音尚之往來或文義之扣擊鞍馬道途之使萍蓬江海之蹤賔酬風月之鄉周旋泉石之境分席而語策杖而陪無虛日也由是內而清朝法從外而方伯連率指紳縫掖之名勝岩穴巾屨之

翹楚爲憂不期而集于門文墨無定而至其室爰葺草堂構錫名
澹遊無取菡萏章錄諸文梓彰盛集於東林之社表交情於六一
之泉將在茲乎九歌記銘至于賦詠体格詞氣雖別狀情敘事
不殊垂紳正笏雍容廊廟此其典則也秋水澄空星月交映此
其光輝也清商朱絲一唱三歎此其幽深也玉頊黃流土型大
黃此其中澹也一展卷間非惟復公取友之端交際之廣可以
見而並遊之麗俊微言麗藻清標素尚抑亦可徵矣載曾枉昔
事賢友仁誠信以孚非意氣之可撼驕瀆悉屏惟道德之是崇
故淡而不厭久而能敬自伐木之音既息而市道之風滋熾矣
附寒棄朝親夕疎可扳援則執鞭而不辭有顛沛雖投石其違
恤慨我寤歎匪獨斯今卓爾復公愚名儒行平居嘗千里侯問
有若佛印之於東坡祖元之於山谷行之以爲常緩急或爲一

帖危當如贊公之于次律曇晦之於子韶安之而無憾欲知其
道高者斯編允宜傳流以爲風厲回淳風於太古障薄俗於頽
波彼抽青白雕刻蟲魚競桃李之芳華之菽粟之功用烏可
同日語哉予也懷惟嚴於相國慕文道于沃洲欲附神交式假
子墨輒據棕素敬序篇端珠玉盈編沙礫在列君子幸勿以爲
請大方向從而正是
謚議

南陽先生葛公謚議

讀聖賢之書由聖賢之道毀譽得喪窮達夷險無繫於其心而
從容於出處去就可謂特立之士也已位雖不滿於材志雖不
究於物視夫談王論霸以爲希世資身之助同俗媚衆而蒙持
祿保位之譏果孰得失哉自道隱習陋士之所務者空言而實

德病焉君子思所以矯其失也固矣今發於文而經術以明脩
於行而名節以立使人灼知道無二致不可岐而二之此固足
以扶世而覺民信今而傳後又烏在奮身赴時會以就功名也
哉有如福建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葛公資稟淳龐識見卓絕
生長臨川之鄉兼傳考亭之緒窮探極討真知實踐其爲說雖
詳而不至於支離其所守雖約而不失於簡易既深於道尤邃
於文剖析之精微搜括之該博論議之正大造詣之淵奧皆諸
古人蓋無愧焉近若鄉邦之良遠若四方之彥不獨尊尚其學
術抑且信服其行誼間出其緒餘以應有司之求遂冠鄉閭策
名昕陞中朝老成存者無幾方將付以斯文之柄權居館閣之
中而力求補外以便就養未幾丁內艱而喪亂反之矣後尹金
溪倅臨江爲僚於江東憲府福建行省雖進易退皆不終任家

燬于兵橋于南閩衣食至或不給杜門著述自如苟非其義周
之不取也其充職州司謂不可多殺微功而戕賊國本力與大
將抗雖得罪弗顧也其預秉文衡謂不宜好奇崇誕以斷壞士
習屢與主司辯必計從斯已也江東寄治于建寧則以爲無事
可治素餐莫甚焉而投牒自劾閩省政出於蕃酋則以爲非我
族類贊畫不行焉而浮海北上既至燕都見其君臣宣漲而安
危利蓄上下黷貨而賣官鬻獄典戎旃者務報復而不恤國家
之難尸國柄者樹朋黨而不納諫諍之言則移書故舊之在高
位者指功當世無所諱忌冀悟主聽少有更張言不見采至轉
官不拜慨然慟哭竟憂憤以卒推此志也使大受焉引君當道
見危授命詎不優爲之哉門人學子僉曰仁思義色由中達外
非文而何經德不回至死不變非貞而何於是合二字私謚曰

文貞先生云

遂初先生鄭君謚議

家庭之間可以考德出處之際可以驗學蓋親親以至愛物人之行也欲富貴而惡貧賤人之情也夫惟德之脩然後仁義之心全仁義之心全然後能悖行孝弟而利濟民物夫惟學之至然後內外之分明內外之分明然後能恬退而安貧賤不冒進以苟富貴有若浦江義門鄭氏逃居浙河之東而名聞四海之內一門孝友十世同居德義之所薰陶禮法之所防範群從得諸觀感固於不冒亦彬彬乎多賢矣尚論其迪德而善學者獨推遂初先生仲涇固自有由然哉先生事親至孝母病踰年日夜抱持之至疽發而不自輟母食瓜而終遂終身不食瓜後居父喪哀毀骨立積憂薰心兩耳以聾每遇恩日輒慟哭行禮若

初喪之時其於族端也通其有無嫁其孤女其於朋友也拯其疾厄周其匱乏其於鄉鄰也濟其寒飢恤其患難雖古之視民之飢溺猶已飢溺者殆不過爾則其德有諸已孰得而掩之哉先生涵茹六經群史之說研究性命道德之蘊考求聖賢行藏之故炳知內外輕重之辨自放山林無求於世作為文章有志明道在前代則持使節者交章薦舉署學校官而不赴入國朝則求賢之使臨門勸駕而不起譬如冥鴻翔乎寥廓之人雖慕之而不得羅致之則其為學之効又焉可誣也易曰幽人貞吉詩曰張仲孝友先生奚愧焉合二美而私謚曰貞孝先生揆諸故事食以為宜其於儀世範俗亦豈輕哉謹謚

祭文哀辭

為胡世美左丞祭常忠武王文

於皇景命 聖神受之 聿生良臣 左之右之 附翼攀鱗 良臣如
兩智謀 忠勇孰與 王伍曲逆 之奇淮陰 之雄嫖姚 之雅汾陽 之
恭揆厥所 長萃于王 躬王之始 奮目彼淮 浦命佐商 周德符伊
呂凡有 猷爲天心 允符明良 契合如水 與魚乃分 齊斧乃典 戎
旃乃擐 甲冑鷹揚 以先飛渡 長江首平 浙東彭蠡 之捷功爲 時
宗淳陽 既下江右 率從追奔 逐北至于 衡湘遂俘 僞王遂取 荆
襄旋布 西指蘇湖 秀抗禽彼 偕竊安此 百粵奏凱 來歸尋獲 此
伐威聲 嗚呼如霆 如雷聞之 者震當之 者摧自彼 齊魯以及 河
汴城無 堅瑕一鼓 而莫乘破 竹勢直搗 燕都師之所 趨如涉空
虛幽異 之疆澤潞 之境閼隴 之阻沙漠 之夏龍旂 一麾孰不 稽
顙其於 摧枯易如 反掌混一 之謨本于 九重玉 實有此 戡定
之功王 功茂矣 王澤深 矣烈烈 轟轟震 古今矣 謂宜受 社黃髮

兒齒出將入相相 明天子方倚長城遽停相杵天乎不吊悲
動 當昔我先公委身戎行竭其膂力經營四方肝膽相照
莫如我王王視德濟有如猶子德濟識王爰自童稚恩之慈之
歲踰一紀先公既殂我憑我恃提身報國庶無罪悔我之所望
惟王而已如何今日王又云亡嗟我小子能不痛傷身蘇索成
竟兮飛揚殞不執紼堯不臨穴緘辭千里有淚如血一幽一明
哀哉訣絕

爲廖平章祭忠武王文

永忠昔與伯氏有衆一旅知天命之有在爰委身於 真主奔
走禦侮自彼淮土方艱難險阻之備嘗嘗自意得見王於和陽
之濟立談之間分投氣合有如肺腑余亦不自知其何以同事
戎行至于今蓋十六寒暑惟王文武全材有力如虎雖益將之

盈庭孰英風之敢擬况於余孱弱而敢與王齒每受命從征輒忘其法而相與倚角者實思附乎驥尾至於殺率六師西掃九宇上以報答 聖明下以安遐邇則王之所自許全南征北伐日闢地千里混一之功佐運之勳震今而耀古真可謂不負平生之語矣何堂堂山立之軀遽奄忽其蟬蛻符下民之無祿抑脩短之有數然王之表表者固雖死猶生而聲名與國同休於千萬世也余之歐歎而涕泗交墜則念情好於疇昔感幽明之異路而已耳於乎哀哉

祭許祭酒文

於戲人生一世盛衰戚休雖云異境自達人而觀之均夢幻與泡影夫得吾志也既非吾榮則失吾志也又宜吾病蓋不以窮達而損益者惟君子所性至於人力莫能致者雖聖賢亦歸之

有命我懷先生識高才挺博聞強記流輩無競勿承家學力追先正蘊為德行發為文章莫不珠輝而玉瑩聆其議論接其威儀孰不駭視而傾聽昔先生之未出也識者見及門之士拘者以開噪者以靜散者以欽惰者以敏固知其規模可以任國家之政際 聖明之龍興喜懽然於幣聘立談之間機鳴鶴

應謂相見之何晚不煩以官師之暇遂授斯文之柄侍經筵而領春坊奉宴閑而陪顧問對揚惟精白之心啓沃皆典謨之訓恩禮度越乎尋常名聲洋溢乎遠近凡其義以為皆道以自殉知無不言言無不罄不朋而比不詭以徇嗟易所謂譽譽而媚嫉者覆以為悻悻吹毛求其疵瑕中傷成於俄頃位甫正於辟雍車忽道夫更嶺尚賴鳴澤之滂沛過歸安於鄉井丹溪幽幽可游可詠若將終焉浩乎無悶然無賢不肖咸謂方今之時右

文之運弓旌四出招延英後有如先生之老成宜膺求舊之春
而冠群公以進摠胷中之大畜致君民於堯舜以增光於前人
而垂裕於後胤奈何松栢之堅貞竟同蒲柳以摧頽將善類之
珍弄抑吾道之莫償於戲天人之際消長之理蓋先生之所風
講亦先生之所自信齊幽明於一途苟尚否泰乎奚訊而况先
生之耿耿者當不庸異物而斯蓋則其有生亦既異乎衆人之
爲人也肉未寒而名已泯苟能如此良有餘矣而亦可以無恨
吾黨所不能釋然而相與臨穴而悲哽者夫豈徒懷契分於平
生感死生其猶醉醒誠悼夫人物之眇然鄉學之灰冷環視餘
子譬則蛙黷念先生不可復作雖大道之孔夷而吾其誰與馳
聘

祭段知府文

明明天子即位之歲多士如鱗四方來萃君於其間材優德粹
一見之頃使我心醉握手締交不持紹介遂獲爲僚國學之內
朝誦暮絃如魚有味同堂合席悅仰三載並蒙選擢我甘恬退
我既東歸君亦北邁相望萬里君顯我晦八載之後豈期拜會
君定受命爲民師帥五馬既駕雙溪是稅受墨屬邑惠然顧蓋
君之爲邦後威先愛仁聞洋溢膏澤齋誠惟孝惟悅悉沾悉
溉巨室小家交歡同戴祥遭水旱厓有怨慰謂君循吏其升以
保夫何一旦蒼黃就逮變生不測事出意外奄其死矣天乎何罪
我方筑築寢苦枕塊聞之吐吐望空書恠嗚呼段君不聞膺背
欲死死義古今一槩刻木之徒斯誓不對君之不幸亦復何悔
禍福之至雖不以類君子觀人豈論成敗君能自信余言不再
念昔國學同官行葦斷喪之餘惟君我在今君又沒世路愈隘

我幸生存歲規誰賴人瞻素帷胡寧不慨寓情一奠涕泗交墜

祭胡先生文

嗚呼仲申良金玉庶足以方公學術之精純商鼎周彝無足
以擬公述作之古雅惟嚴毅以自持曾受譽之不假故不合者
甚多而合者恒寡方年歲之壯盛侶麋鹿而在楚遠景迫於
榆乃 聖主之遭逢承特招之 明詔邇 清光於 九重
體右文之至意振教鐸於一邦及元史之纂脩遂大筆之獨當
參公論以褒貶深上契於 宸衷然而寶懷而不售材蓄而不
試代言顧問 上雖注意於柄用引年乞歸公則必行其素志
得不以聲譽之隆吾所謂富而不在于乎祿之豐道德之充吾所
謂貴而不在位之崇不然既俞所乞拂袖而還長山之下竹林
之間慨坐以憇貧田以耘非樵牧以為伍則猿鶴之同群亦獨

何樂而志氣欣欣嗚呼仲申意請百齡以重鄉郡何斯文之寡
佑嬰微疾而遽病昔者相過襄坐書詩英俊在列談塵揮今
者之來室是人非惟交壘網庭暗履慕差距公之云沒曾居諸
之幾時慨夫事之殊異忽乎已至於斯更一二歲徵文獻於門
牆者何從仰其音微牧牛羊於丘壟者誰復為之呵為又况一
紀必世乎此吾黨所以重反袂而歔歔也雖然生必有死盛必
有衰猶且有夜理固若茲惟古聖賢其身雖沒而其名未垂者
亦惟托德業與文辭公之所蘊固不見於設施公之所作則與
古人而並馳其味也雋其聲也希大篇短章細書深刻者有不
家傳而人誦之然則公固自有沒而不埋者存矣吾黨嗚呼又
奚以為聊緝此言以侑一卮蓋不獨慰公於九京亦將塞後死者
無窮之悲嗚呼仲申以為是非乎

夏尚之太史哀辭有序

我師克燕拔其知名士赴南京既而其類輩復官 王朝太史
夏君獨以老病乞歸且歸會遣使分道搜訪元史乃強君如江
廣君辭不得命乃行行至番禺以疾卒二年冬十月十二日則
卒之歲月也君名以志字尚之世家袁州宋孝成恭后父族也
曾祖自得鄉貢進士受業番禺陳克齋先生先生師徽國朱公
其所緝問答語錄世傳焉自君以上皆世其學君蚤有譽于鄉
年四十餘始用襲封衍聖公克堅薦授孔顏孟三氏子孫儒學
正危公素之治田雄霸辟君以為副轉惠州教授改涿州照磨
丙申秋燕都開設流寓科君入就試中其科擢翰林國史院編
脩官調國子助教遷太史院都事方君田雄霸時伯衡北游得
一見君道上不聞問垂一紀比相見南京情誼之篤乃若久要

者間嘗語伯衡曰吾自分老死于燕不復上先人丘墓去家時
少子正年甫十二存更喪亂家燬母又死無誰為教恒恐其失
學預先緒今名在存藉不能即死誠可愧然 聖恩寬大旦

夕且得歸守塋域教子讀書以終吾餘年可謂不幸之幸哉抑
吾平生好為詩多至千百篇兵後片楮無復存今雖耄矣歸訪
故老於山椒水澁追惟疇昔江山人物倦焉若夫悲思感慨托
聲詩以寄吾志亦安能已乎行當錄以遺子子為我序之則我
盛年之作雖不得齒荷那清朝之什而吾衰莫之詞或者得與
麥秀黍離並傳焉嗟乎言猶在耳而君竟死矣此其有足使人
傷悼也夫此其有足使人傷悼也夫乃為楚歌以哀之詞曰
嗚呼夫子之好脩兮胡遭時之棘艱飄風忽其烈烈兮白日薄
乎西山服南冠之莪莪兮旅膚敏以南遷包羞而競進兮既非

余心之所安歛退而自放兮又繫維而莫余捐奉赤赤之明命
兮備使价於炎方凌大江之浩淼兮道忽經夫故鄉萍之川兮
湯湯表之山兮蒼蒼山川宛其如昨兮何世故之不常問遺民
於舊墟兮慨星辰與木霜思少留而弗獲兮遂悠悠以南行歷
大庾之嶽歎兮沂龐水之冰碎薶與薶其蒼蒼兮也域亢而滕
腥神倘恍以內傷兮氣歎絕以外嬰曾日月之幾何兮竟竟釋
而宛形嗟夙志之莫申兮即長夜之冥冥亂曰之為蓋兮桂為
朝仍子陽兮羅浮會城慌惶兮阻以脩不死之藥兮矧可求老
胡為兮海之厓颶轟轟兮為霖為霖薄薄黠黠兮有蛇兩頭海
之厓兮不可以久留竟歸來兮無離郵歸汝髮兮卧龍洲洲之
上兮鬱松漱菟不來歸兮使我心憂

貞惠先生方公哀辭有叙

貞惠先生方公之知濟寧也庶富教可謂兼舉之矣在郡五年
不惟民愛之而天亦助之先生以壬子夏拜命於時郡入我
戰方且四年二州二十縣戶僅三萬稅萬餘石先生下車揭書
諭民有克抑自直於庭禁胥吏不得誰何日延耆宿周詢幽隱
先是詔民墾荒田者滿三歲乃征吏徵功未滿歲輒征之民
疑以情田不加墾先生如詔旨約民且籍其丁產類為上中
下三等復三之遇科徵則視籍為高追呼不遺阜隸遣
符為信符印而析為二左以追呼石歲先生所程之緩急一決
於已吏之舞手謀利者無所售而民之於生產作業始得併其
力比三年戶倍於舊有苛稅以石計者增多十有三倍而羸民
之庶可見矣封內家給而人足鷄犬羊牛之聲相聞桑麻榆棗
之陰相接社稷山川諸祀壇壝莫不脩崇器服莫不嚴飭垣之

外莫不周樹名木新作水驛城南門廡堂室易卑陋爲宏敞覽
魯橋棗林二牀又構石牀泗上教民陶瓦營屋百餘間時粟糶
隙則伐木爲炭穴土成水民之富可見矣役浮屠脩孔子廟堂
鑿泮池闢射圃造弓矢樹正鵠聘前進士爲師選補弟子負日
一舟視學親爲正句讀較中否屬縣社立學學凡數百區生徒
二千人公事稍閒即召吏屬訓以詩書法律其於教之也豈曰
具文云乎夏秋二稅前期移文與民約小大家咸以後期爲耻
爭先輓負不待督責而登逋逃之民極負而來受郵者相屬及
先生以誣構就逮老稚號泣填道隨行數百里不能去者將以
千數後聞先生且死皆相向慟哭非有以得乎民其能然乎壬
子夏旱先生袒跣歷禱群祠潦涿待命祠下誓不得雨不還死
而大雨如建瓴五穀皆熟後是連三歲三禱皆響應如初癸丑

秋蝗先生省愆籲天是夜聞空中聲薨薨乃飛蝗蔽天而過郡
獨不災永嘉侯朱公亮祖統舟師百餘艘征燕過郡河水涸舟
膠莫能進曾先生大發民浚河否則論如軍法日已晡先生仰
天默禱夜漏下二鼓天雨明發水溢兩涯舟去而民無擾非有
以契天心其能然乎先生頽狀支體猶夫人也視聽言動猶夫
人也何獨爲郡而治効乃爾於乎我知之矣年甫弱冠研究群
經及濼洛閩閩遺書尋鄉先達授受源委九道德性命之懿精
思力索而允蹈之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制度名物之屬亦
辯析歸於至當慨然以爲不合天人以爲學學非其學也而於
易尤注意一卦一文必欲驗之事爲其學術有如此者生平奉
養甚約不御純綺大布之衣寒暑不易日惟一肉不治官事輒
却不進其寡欲有如此者在官月取祿米十斗給饘粥餘悉留

倉助軍食時斛米可易白金三兩或以開先生先生若不聞每
行縣以糗糲自隨杯湯不取諸人充州守奉二木瓜因童以進
笞童而反之饒陽令緣鄉曲雅故以燭鴈侑書力謝去之書之
所為夜則白於天其廉謹有如此者公積堆几群辯方諱先生
徐折衷以片言當於理而比於律畫一發遣庭無滯事大將軍
徐魏公副將軍李曹公提兵十萬趨北平駐郡殆將踰時要官
勢吏爭索芻糧朝夕傍午先生從容酬給人人意滿而去其明
敏有如此者性不近名務以德化府庭之間屏去城祖楹懸草
鞭亦不妄用民投牒者隨事大小裁決或笞辱或戒諭不留案
牘而尤慎於燕獄日省月錄獄無淹囚或有未報下者時食之
以糜粥西江西兩省水陸數千里運糧百萬濟寧先生撫其民
下翅部民且憫其道遠言于 朝蠲其蠹耗其惻但有如此者

郡民以牛車轉戎衣于燕歲暮雨雪牛相藉物故欲僦舟以載
時有令役民舟者誅僚佐畏令持不可先生曰民苟便縱抵法
吾不辭也立載以舟郡倉絕糧省檄民轉粟青州走七百里民
以為病會淮安漕運濟南者道境上先生欲俾淮安輸郡倉而
濟南致青州告于行省不得命即具白戶部奏 可郡將挾推
貴勢當五六月調民數萬繕城民棄其穡事洒浹而即工先生
議密以 聞同列俱獲罪推貴相視不署名先生獨署之事
聞即日 詔罷其勇敢有如此者學術以本之寡欲以持之廉
慎以濟之明敏以行之惻怛以動之勇敢以成之治天下無難
也况為郡乎 皇上器重先生注意圖任之而疇先生者
遽中傷之御史又從而羅織之先生視榮辱得喪一致遂不與
辯而就逮謫役江浦年僅五十有一死尋及之此其道之所以

不大行而其澤之所以不遠被也悲夫豈天不赦天下後世目
真儒之効欤雖然道德自任之死不回不亦貞乎善俗之政治
於千里不亦惠乎合二字為先生謚以昭公論不亦宜乎翰林
宋公濂既銘其墓余乃哀之以辭辭曰
時之真儒 國之循吏賴有此夫此之權自有韋與頌大郡其暑
四祖也危持顛扶本仁輔義邇悅遠歸此庶富教俱頌有成蹟
可以大書此天人交孚小試之効亦既敏如此俾乘事樞四西
萬姓庶幾驩虞此去胡中途使遭誣峨又剪屠之此澤不大濡
斯世斯民亦獨何辜此已乎已乎吾道之非一至于斯此夫乎
天乎可必也歎呼之奚為此嗚呼吾徒泣下沾裾豈曰此夫之
歎歎此豈曰此夫之歎歎此

蘇平仲文集卷之十二

碑誌碣

查首勅諒校正重刊

故元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包公墓誌銘

故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上黨郡侯包公諱
涇字東伯括之麗水人考諱開宋府學教授元贈朝列大夫同
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追封上黨郡伯妣郭氏贈上黨郡君
生於宋咸淳辛酉四月五日仕元大德皇慶間尋自引歸後以
子容德官秘書封承事郎集賢院都事卒于至正戊子四月二
十六日壽八十有八明年十二月十九日附于治平孝子陳茂
元墓左公本孝子之七世孫國學士舍生諱儲者其生父也母
翁氏於太常府君為中表兄弟公生八歲喪其父母時太常府
君方都授于家往師事之見公器識異常兒自顧無子遂命為

後以故公受封孝子墓仍以田六畝給孝子歲時薦享治命也
英後十九年容德陞三品加贈今官階勳爵公雖早孤克自振
勵儒書吏事不精練文氣岸魁梧音吐鴻暢達官貴人交相
引重由郡列曹掾歷績溪龍泉兩縣典史調慶元路行用鈔庫
副使年且五十矣一日喟然曰仕將以行道也不然則爲養云
耳今吾俛首下僚道之不行矣而吾二親又早見棄苟升斗之
粟奚爲哉遂謝事竟歸尚羊山水間惟日以教子爲務諸子皆
有材局而萃與容德慨然有志於當世出遊京師受知時宰薦
之於朝膺受官使日近清光恩寵之渥一時鮮儼詔蠲其家租
稅力役之征無有所與蓋異數也公被璽書顧謂家人曰朝廷
遇我以優典爲其能賢而已我獨不能彰上之賜乎於是推其
有餘賑親故鄉鄰距其居三里有山溪焉架石爲梁曰保安橋

啗于瀑水涉者以爲病公爲復之里有觀音院相傳孝子所重
建歲久推圯繕而新之割田四十畝入治平寺以贍其徒而崇
道觀亦畀之田半於治平其於爲義甚於嗜欲蓋以此終其身
前配金氏累贈上黨郡夫人繼薛氏子四人姪隱居行誼有公
之風森慶元路儒學教諭萃官御史院大使容德累官朝請
大夫僉太醫院事金出也女二人適項順陳驥薛出也孫男二
人嗣祖夔州府建始縣知縣階承事守文太常禮儀院掾中孫
女六人婿曰山陰知縣張宣曰善慶曰兵部尚書世列門曰乘
州府同知祝彥方之子金生曰某曰某曾孫男若干人曾孫女
若干人公以羈孤三尺之童見器於太常府君而爲之子不待
程督早夜力於學問以材表見荐有祿位雖高尚其志早就閑
放措諸事業不自其身然義方之訓行於家庭諸子彬彬然其

家兒二仲競爽出爲世用致位通顯賜恩昭被疏爵侯伯不惟
公食其報而太常府君亦蒙寵光其於命後之志復何負哉而
况孫曾衆多克守先業又有若嗣祖者際今之聖時出宰百里
善於撫綏至於夷檮亦愛敬焉則公之幼躬壽後可見矣嗣祖
懼夫消德日遠日泯以伯衡嘗遺馬史氏求銘其墓叙而顯詩
之豈獨以表公於不朽且俾來裔知陳氏之爲包氏而包氏之
胤絕而復續皆自公始詩曰

猗集賢公啓嵐而孤來後于陳以姪從姑夙興夜寐不戒而傳
博通詩書明習法律爰被推擇歷試大邦邦伯袖手仰其舊義
乃典縣幘乃司莞庫低回歲月莫展其素唱然與歎拂袖而歸
蓄其所蘊嗣人之遺誥誥嗣人克承公志發迹布通籍朝著
帝謂子令由父之賢天書下賁賦役是蠲既蠲賦役復封中錫

爵則邦君三品其秩亦既有子而又有孫仕于熙朝以政事聞
人亦有言河潤九里維公之澤沛乎未已太史勒銘以焯墓門
尚其來裔思厥本源

金華衛指揮副使王公墓碑

明威將軍金華衛指揮副使王公既沒之六年其夫人遣其故
吏袁仁致言于伯衡曰惟吾夫以忠事上以恭承兄以材勇自
見奮身行伍列職環衛雖天不假年而勞烈則多矣

聖天子是用憫恤遺孤錫之土田息眷之臨班於勳舊使無文
守鏡之神道矣以焯勤訓嗣先生太史也敢屬筆焉伯衡辭不
足以知公則又遣仁携其六歲孤僧家奴奉事狀再拜固以請
乃爲序曰公諱瑛字君寶世爲廬州梁縣人元至正中盜起汝
穎公與兄故右副元帥王俱以良家子從軍右副用捕虜功補

義兵千戶公常從之不去 上起兵於濠右副灼知曆教有在
與公率所部來歸 上嘉其誠俱留衛帳下右副由千夫長陞
萬夫長由萬夫長陞元帥其夷謀家山蹂躪蕩湖口剗鼓祖
寨東滁和兩州奪采石舉太平破溧陽溧水克宣城臺城覆南
徐擣毗陵擊常熟擒張士德成嚴陵下金華拔諸暨戰臨浦撤
蕭山鎮三衢撥廣信浮李明道雖曰善陳善戰以濟厥勳亦惟
有若公者恒在左右以資羽翼相為倚角也公曰哲長身揮戈
躍馬先士卒以赴敵矢石交下意氣弥振堅城勅將身至力取
一軍皆下之右副自廣信微入 朝公提其師從平章郤公復臨
川援南昌有錦袍之賜右副還金華謝再興犯義烏東陽公力
戰却之授千夫長則甲辰六月也七月右副卒 廷議以公久
在兵間聲望素著立命統其衆加領兵官明年二月張士誠盡

銳侵我新城從平章李公出戰獨當一面引仇維善擊于舞梁
衝其中堅生擒偽官陳德等三十四人斬首七十八級遂奪其
氣大衆乘之賊大敗橫屍蔽野委棄資仗舉之數日不盡受上
賞因與元帥何世明攻沿山捷于紫溪遂從參軍胡公進汝浦
城陣于古救橋于西陽嶺于景江橋于南寧寺自閏十月五日
至二十二日大小之戰數十奪名馬十五破砦二斬首二千餘
級虜將校五十餘人降卒八百餘人凡資銀碗十有四枚罕有
有八十石頌之麾下又明年從李公取桐廬富陽餘杭遂入錢
唐寵以襲衣又明年錄其前後功勞陞指揮副使仍鎮金華實
指揮使徐公為之請云洪武改元之春李公移兵建寧延平拔
公以從就命撫安汀州還從左丞胡公捕寇海中之蘭秀山賊
之分兵略將樂朝天明溪白雲虎頭黃龍青龍等皆悉降其衆

二年加明威將軍從李公北征行至通州病內熱平章鄂國常
公俾昇歸金華就醫藥六月七日竟歿于毗陵得年三十有五
上聞而悼之命賜衣槨存恤其家是年十一月廿四日祔于右
副墓左縣曰當塗鄉曰姑孰原曰李家界夫人夏氏側室魏氏
子一人僧家奴也公沒後四月乃生女一人尚幼自古帝王之
與命世之材應期而出以弼成大業匪直股肱重臣凡厥登陣
陷陣擐旗斬將之士皆其流也百世之下尚論造周興漢知
有十亂三傑而已其策勳行陣之間不在封侯之列或名存而
事功無徵或身沒而姓氏俱泯夫豈少哉然則王公之勤勞
國家雖簡在上心如之何可無述也夫人之請可謂賢而有
識矣庸弗讓而銘之銘曰 桓桓右副如鷹鷂之揚糾糾明威
翔翥翔天實生之以贊我 皇我皇膺運起義源染纓冠自獻

咸懷忠良被堅執銳齊驅戎行左顧右盼淮壖江鄉孰為險阻
孰為悍強孰敢負固孰敢醒狂伯騎其項中芥其吼夷凶珍醜
斥黃土壘膏切未奏右副奄亡明威曰嗟我死後兄兄志我死
乃分浙當拊耿士伍敢有不臧敵王所愾敢有不慶既帥漢葉
于披南昌亦翦越淵于此東陽獻誠連錫予獲獲閩嶠嶺嶺
鯨波湯湯蹂以突騰抗以餘維山緬海蛋載郭載獲推結鳩舌
東庭來王南服既清 皇威用張乃卷旆旌旋拍翔方奄甸溟
北昭我天明匪公自矢亦僉所望天何二聖浩允膏旨蔡夜罔
効中道淪喪施豐報嗇命短名長况也閎閎輝其有光 宸衷
簡在何日而忘樹碑表所 國有典常覆其休勳勒此銘章
温州衛中左所千戶馬公墓碑
漢武十六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平陽守禦武毅將軍温州衛中

左所千九馬公卒于位享年五十有二嗣子良從治命擇地平陽縣萬全鄉鳴山之原而葬下以三月十有七日前期奉牒請銘於前史官蘇伯衡公於律應銘而良又以禮請烏得而辭按公諱俊字世傑姓馬氏高郵人祖重四府君妣顧氏考元一府君妣蔣氏公幼有大志身長不滿六尺而音吐如鴻鐘齊力絕人善騎射歲壬辰張士誠起高郵器公用為萬戶使諫今平章潘公既而從渡江入姑蘇及士誠以姑蘇納款凡其下人授官有差公擢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鎮杭時元祚將終公無所施其材略嘗歎曰蠹不附驥不能致千里人不得所依獨能發名成業乎丙午冬曹國李公奉詔取杭公遂率所部數千人出附曹國公嘉其誠立命從攻崇德拔之進取嘉興回守富陽吳元年正月奏檢管軍十五月後求嘉侯朱公平温州台州賞

以鞍馬尋分兵扼黃岩海口疎導海英擊福州既會大軍撫之福州乘勝克延平汀州洪武元年正月從都督林公捕海寇昌國之蘭秀山七月復從曹國公擊破閩溪青龍等砦二年正月進階武略將軍戊金華二月曹國公以征虜副將軍北伐公統於指揮徐公以從畧定錦州敗江文清國公軍下惠州進擊大寧全寧遼河又下遼從攻上都八月拔大同克馬邑與孔興脫列伯二國公軍遇合戰大捷逐之至黑河環次北平三年二月復從攻雲州敗敵於察罕騰兒之地以五月克上都應昌慶州六月取高州瑞州八月師回北平柱後保昌而班師詔下以十月還戊金華四年二月賜文綺綉各八仍下制書世世承襲戊金華五年為洪武七年以平陽岸大海俾移戍焉至平陽與所長事修侯美改築其城十年七月換武毅將

軍十四年十月虜州盜吳達三等喜延平陽西鄙公率所部出
林來浦越龍潭襲破黃灣遂城吳若山吳若山最號險絕中懸
崖有允若堂四面壁立萬仞賊衆據爲窟允公至其下親蒙矢
石戢勇捷者城上奮擊盡夷之也錄魏案以當其衝突分軍
敵東漢劉彭統鎡萬松林所向披靡征南將軍延安侯統大軍
乃至雖分任諸將以公習地利常命爲導凡破二十若斬首千
餘級賊平咸以功爲最事聞有楮幣之賜踰年而疾革端坐而
逝一軍莫不洒泣初外舅陳元吉知公非常人延爲贅婿其沒
也公喪葬以禮養外姑三十餘年生事死葬一如其母外家無
後初養外姑墓側并祠外舅有嘗與公同仕而失勢者每有以
周之而妻其子以愛女性姦落喜延接買友專祖之間情文藹
然配陳氏側室楊氏子男四人良友庸陳氏出讓楊氏出玄早

亡女四人長未行而卒次適周忠餘尚幼怡衡惟公爵列五品
位冠一軍而爵位世及將與 國家相與悠久其得於
上者侈矣非勞烈之茂何以臻此公嘗南踰關嶠北涉沙漠轉
戰萬里之外決勝兩軍之間豈無奇計遠畧而平生未嘗以語
人迄無得而稱焉是則可惜也欽惟 聖上錄人之功雖遠不
忘核之千百戶之列而擢置環衛者累累有之昭被珠澤峻陟
崇階人之於公益有望焉而天遽奪之不尤大可盡傷乎然其
所樹立固自有餘裕播以銘詩使千載之下知我朝千夫長有
若而人一代賢材何其衆多也哉銘曰

於皇 上帝祚我 大明群材挺生如雲之蒸小大將臣罔匪
人傑奔走輸忠光輔鴻業桓桓馬公鷲勇沈雄奮挺叱咤當
其鋒如在偽吳誦其材容日夜引領以俟所托文武李公問罪

錢唐公奉所部迎于道傍李公曰嗟汝實余嘉余汝指蹤汝余
瓜牙公益感奮死以自誓既拔崇德遂取構李帖温定台朽拉
枯摧廓其氛浸吳越攸靖旋帥而南夾攻七閩溟波浩浩不見
其津視若平地揚舲飛渡迺會步騎于城之下七閩載安凱奏
而還鐵彼小醜蘭秀之山李公受 詔戡定朔漠公屬秦隴
將或角堂堂六軍百萬其群奮不顧身莫與公倫黑河以西陰
山以北何戰不捷何攻不克武功告成萬國咸寧推恩世及亦
孔之榮 皇鑒于古幸脩武備剖符列戍星羅棋置維公所成
于彼金華里間晏晏有桑有麻平陽海國之重鎮孰克保障
更以公任公入其疆增城浚湟寬是南顧如水有防辛酉十月
盜起于括蠡蠡愚民煽亂竊發乃援柝鼓乃礪戈矛乃率部曲
往奔其喉何異泰山壓彼雖鼓列寒既鏗窟穴斯覆上將至止

士馬不勞鏡鼓短簫獻捷于朝

天子曰都內出楛箭駟

騎星馳旌厥勞勩 皇仁如天盡念有功凡百勳著次第登崇
曰公曰侯孰不公望蓋不使年奄焉淪夜長城之隳珍率之悲
爾軍爾民一是涕洟鳴山我我畢茲寔窳勳名不磨不在斯刻

故元吳江州儒學教授孔公墓誌銘

昔有元致崇極於先聖凡厥子孫例得以布衣補州縣學官以
故平陽孔氏於時有綠位成功名者相隨屬矧公材德之優學
問之邃文章之工出乎羣從而出身又特用曲阜子孫例補州
郡教授孰不以速大期之及起教授吳江年四十六矣又二年
竟卒于官於乎豈非命也夫公卒於至治癸亥十月二十四日
而以重紀至元丙子十月某日葬于新龍逮至正乙未十一月
廿一日乃改葬官與之源後二十有九年為洪武十六年伯衡

客遊平陽其子克烈以其季克勛嘗同朝奉事狀乞銘誼不得
辭乃為之記公諱文翔字周卿孔子五十四代孫後唐同光二年
諱檜者自闕里避亂來居平陽歷十世而至宣義郎潛舉進士
伯奮無子以從兄贈承事郎佳之第三子曾舉進士承信郎淮
北提刑幹辦官貴明為子生釋褐進士迪功郎淮北路帥幹洪
孫公之父也母夫人周氏公生而宋亡未成童刻意為學迪功
有君器之使受經於鄉先生林公霽山學詩於史固張公溫江
時兵燹後家無遺書請經史露抄雪纂口誦心惟至忘寢食比
冠名已起矣抗為宋故都向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乃以至大
間辭親出游若紫陽方公回淮陰壘公開南陽仇公速白章戴
公表元永康胡公長孺公遍游其門而見聞益充造詣益深諸
公亦喜為之延譽名聞於一時省憲二府若大明高公昉東平

王公侯爭引拔之未及授官丁迪公府君憂未除丁太夫人憂
服除署義烏縣學教諭以師道自任士論翕然歸之縣達魯花
赤不肖飛為下誣備公言之分憲得釋其為上官敬信如此秩
滿黃公潛贈以言屬甚甚至改池州路學正貴池縣學與豪民
爭魚陂郡久不能決司憲乃檄公與楊主簿者按視豪民以公
學官易之而倚重薄公詰之曰據文界淺水爾烏得梁中流立
奪侵地歸諸學郡守以公先聖人後親信之而貳車與守不相
能以公黨於守至誥以言公曰立於爭地不去尚得為知機乎
拂袖竟歸治園亭蔣花木日求四方賢士與鄉人之老者觴謀
俎豆之間曠然與世相忘郭公貫在吏部趙公孟頫在兵部雅
知公相與推挽會襲封衍聖公思晦以薦積上置前資特授以
吳江之臧階將仕郎則至治辛酉也視事伊始霖潦害稼贖學

田祖無從徵者凡三頃而間立知州必欲取盈公爭不聽則請於會府竟如公言免徵由是知州衙公日夜躡尋其過誤公樂育之政脩出納之際慎且兩歲訖無所得江浙省臣聞公材名羅致為掾方治裘以暴疾卒公所至必興學校以教化為先諸生具有成績平生篤恩義好施與宗族百餘口尊其老者以禮懷其少者以惠直言正色舉宗推重之女兒歸潘氏女弟歸薛氏遣使候問相繼於途外祖周氏無後歲時茶掃其墳墓終身周窮振匱解衣推食於親故鄉鄰懇懇如也性尤矜嚴士行或不檢絕弗與往來人咸敬憚焉家廟在城西事多綿蕪聖像所御衆不稱制忽謀於伯兄建康錄事貞卿改作高座工甫畢而大風雨挾海潮奄至平地深水六七尺而聖像以座高無虞衆服其先見娶陳氏先八年卒合葬新龐繼汪氏後二十七年卒別

莫南翔子五人克熙長林縣學教諭陳出也克烈克熊克勛建德路學教授仕

皇朝歷侍禮郎清河知縣隴州知州汪出也克然興化路學正勝陳出也孫男四人希誠希疎希在希至女八人伯衡悲公有其材有其時而無其命文愛克烈之能孝乃為銘曰

士之窮亨係其所遇乘時捷出或致富貴文宣孫子在元之世視凡庶士恩隆數異繫公之生式逢盛際矧宏其中而彪其外才孳於人譽望攸萃謂宜奮飛翱翔朝著四十八齡遽歿其超僅需一命卒不大施雖不大施文獻克繼是謂能賢公平奕愧昭明于上其歲在是銘闡其幽用詔來裔

故梅軒處士林君碣銘

林氏系出蒲田闕下初遷長溪再遷平陽居平陽者非一族人

因其所居地望為別而居嶺門者是為嶺門林氏嶺門之族始於宋某路帥府參議薄至其子光祿大夫知諫院李倫而益顯以科目宦學相繼迭起洽于宋季六世而得故元梅軒處士處士諱元彬字文卿生以大德戊戌正月三日卒以至正壬寅八月十五日葬以今洪武乙卯年二月十七日兆在親仁鄉茅竹里之原後八年嗣子世光為前江陵路儒學正孔克烈為狀請眉山蘇伯衡銘而勒諸墓上之石伯衡嘗造屬史氏紀德銘功其職業而考辭評事又知處士為厚德長者此而不銘將誰銘乃叙而銘之處士讀書務明休要不為章句繳繞擇然後言賢然後交付度然後許諾即許諾已百金不易也治家以法冠婚喪祭一本米字家禮未嘗若流俗人惑浮屠之法脩淫昏之祀性至孝其母以其父之沒也哭之過而夜明處士百方醫療榻于母卧

榻傍以便奉承旦則抱坐堂上暮抱入臥內以為常頃刻不離左右自食飲以至便溺躬扶持之凡二十餘年母乃卒處士浴焚執禮甚哀戚與從弟平陽州醫學錄元啓交變志篤燕十命蘇子悌為之後歲癸巳盜起犯縣郭處士率家人浮海踰青山之麥城辟焉中流大風雨與波濤鬪勢欲壞舟同舟之人無不奪黃流泣獨處士凝坐自若神色不少變徐諭衆曰詎不聞諸死生有命使命盡今日縱懼能生乎孰若安之為愈頃焉風恬雨霽舟獲登陸人人手加額曰此公至誠所格也明年辟地耕渡會藉氣作病者相仍里中不敢往來處士每晨躬持善藥撫視之零丁者昇至家治之多賴以全絕糧之家分粟賑之又明年歲凶賑之如初更設粥食飢者所活百數十人而不自以為德也寇平歸即故址築室以居自是家事置不問日逍遙長林

由水間或後琴作秋鴻一閱備備然有壘外之趣見者疑為神
仙云臨終寢疾諸子進藥却而不飲仰而笑曰藥能已疾亦能
續命耶計聞閭居巷處之人咸曰善人亡已吾將何賴相視泣
下配藍田程氏邑右姓婦儀母道關之有素而善綜理家務後
四年年六十二亦卒實丙午十二月十六日也其葬與處士同
兆同日子男二人世光悌也女二人婿曰鄭天霖曰陳沂孫男
二人長與直國子生釋褐授迪功郎青州府蒙陰縣主簿次與
方曾孫男二人公積公積女三人尚幼處士高祖諱勳朝奉郎
通判漳州府事曾祖諱仲覺正議大夫主管瓊州安撫司公事
祖諱儼夫朝散大夫知道州事學者尊之曰怡堂先生父諱涑
翁元建寧路儒學教授母鄭氏登仕郎大誼之女而梅軒處士
自號也處士以賦性耿介不能與時推移有溫而不試隱約以

終身然平生所討立自足為措紳歆慕彼富貴炳赤而柱已也
膏者雖庸人將羞道其名失得果何如也與直起諸生有民社
春秋甚富材學甚優而事業如方至之川人益知處士善慶之
積於是乎在矣銘曰

慶於家庭行何懿也臨乎危難見何異也材而不仕尚吾志也
施而不德行吾義也利乎其後固侈於贏金之遺也續乎其先
又何必析圭之貴也俯仰無愧優游卒歲於職不圖見斯人於
斯世也

元故廣德路平準行用庫副使郭君墓誌銘

至正四年十二月丁丑廣德路平準行用庫副使郭君晉履
于家葬以十三年十二月己卯後三十年為洪武十六年其子李
拜且請曰先人葬已久而墓隧之石猶未有刻諸孤惟乎後死乎

今年六十恐旦不可諱無以下見先人謹奉 之狀以請尚
祔而賜之銘則先人不死而予即死無憾矣伯衡感其言亟吞
拜而不敢辭按郭氏世為平陽人景流鉅族與五君之名貴權
其字也曾祖諱自中宋迪功郎祖諱宗昭不仕考諱元春宋太
學齋諭母陳氏而君周也生於宋咸淳己未三月四日幼聰
敏 有過人之志十歲母沒又五年父躄疾醫者不能
治語君曰汝不幸早生母今我又度不起汝將誰恃以立宜自力
以底于成君涕泣露得于夫引刀割肉於腹左脇右營粥以養
父疾立愈而初不之知也既而婢以言聞者嗚呼稱其能孝
諭年父乃卒君雖失怙特孑然獨立而能自奮發力學與將
氏器之延為贅婿由郡學生負吏干榮清干永嘉干瑞安干溫
台運糧十九所歷太平台州慶元三郡 曹掾既書滿署停家

路句容縣典史改信州路平準行用庫副使及調廣德而生將
六十矣喟然嘆曰我為吏三十載未嘗慶人後以督漕二京師
家富甚甚漕所事二千石率皆中朝名卿不以吏過我典句容
慎只尺臺察見謂廉能然謬謬刀筆簿書間諫出不能以才非
命也邪夫往將仕以行志列職先庫志莫之行矣何以廬為哉授
縣竟歸初愛樂清佳山水卜居焉後以先世墳墓在平陽留長
子守樂清田廬而攜幼子返平陽杜門端居享自養以尊其生
鬚髮班白而童顏不衰賓友相過不酬醉不聽其去賢大夫來
蒞平陽慕其典刑多禮于其廬間以政事咨決君評經據律開
陳指導動中肯綮而慎重恣至從容一語未嘗及其私諸公愈
敬重之優游事外曩然以樂曠然以委乎至順蓋二十年餘年
七十四而終臨終之際初無所疾苦氣息奄奄然而逝要游

氏先二十三年卒男曰凱經廷檢討女曰寧適鄉貢進士周尚
德繼葉氏後二十二年卒男即學也學行卓然前朝舉校官不
就 皇明舉秀才以老不行孫男四人寅錫勉南女三人
婿曰樞密院經歷鄭恒曰真定史公達曰 鄭彥東墓
在西鄉章家原游氏築築清茗興鄉東滌山葉氏附君墓左三
十步昔有元以吏治撫諸夏富貴之資公卿之選胥此焉出以
故豪傑之士折而從之然得之不得有命孔子固嘗言之而不
蹈韓子所謂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幾何人也君以有猷
有爲持文墨論議州郡間觀其在運糧所佐千戶藥侯克敬躬
署莫船立法監襄使後之人可以繼處在台州見器於守趙公
鳳儀任以事不避繁劇而數平反疑獄在句容裨贊其令李兄
中以寬恕平易爲施而斷繁施而邑以治秩滿百姓詣臺司告

留可以知其非碌碌之流而泥膏在勞循序而進亦可以貴
然年未及謝奉身而去其賢於汨沒而忘返者豈不相什百哉
然則君之蘊雖不克究於用而其志則可尚也已銘曰
維材與時貴富之資有得不得定命之爲紛紛鄙夫曾不思
嘆老差甲百象一辭君材孔碩棄適不宜而又有時大路載馳
低回薄善自勵三十期雖我不武有物司之謝不待年卷而懷之
高尚其志山祖水涯樂夫天命吁嗟庶幾欲知其人視此銘詩
黃景昭墓誌銘

君諱文明字景昭姓黃氏其十七世祖必與宋太史文節公之
七世祖玘從兄弟也同自金華徙于分寧玘之後留居分寧而
玘之子惠復自分寧徙荆惠之子復又自荆徙諸暨復生勝勝
生惠尉鄉振振三子長比部員外郎宋卿次正議大夫舜卿次

承事郎晉鄉米鄉生宣義郎充生傳傳生宣教郎康時康時
生良材良材生鑑無子以朝奉郎知鹽官縣事閻之女孫新為
子閻乳道已丑乙科進士則朝請郎知浦江縣事贈開府儀同
三司汝楫之子正議大夫鉞之孫承事之曾孫也新生瑞是為
君之考妣吳氏君生于元之至大庚戌十月二十日卒于
國朝之已亥五月六日以辛丑十月三日葬于華義里祠坑之
原後十有九年其子鑄奉事次請追銘其墓余先是從鑄聞其
家乘知其自剎于諸暨之世次思其先世榮貴之墨之赫奕觀
其子孫長享而衆多雖曰德厚者流光亦由引而申之代有其
人故嘗為叙其事君之懿行有先前列銘以示來裔又安得而
辭君之事親也以隻身終家務內而生產作業外而應酬門戶
服勞而不憚隨事諮稟而行一不以貽親憂其親喜曰吾有子

矣家政一切實不問而娛意杯杓親交過門輒留與飲飲輒窮
日夜君左右侍奉往往不解帶天寒冰凍夜半取魚池中羞之
以饋所以順適之者無所不用其情耳見矣其待宗族也因仁
壽莊田正其疆畔登其歲入之數籍長幼而時給之又為之規
約俾後人有所遵守從父兄弟以之單諸至被擄掠禍且及其
妻子君慨然曰鄉鄰有急猶當相周况兄弟乎悉出金帛往代
之輸方國珎揚完者兩軍趨越郡人雖不安居其鄉固按堵無
他虞而君遽率其族載其格避之他所無何官軍押至環鄉無
焚蕩狼藉惟君舉宗以先去免禍其撫鄉鄰也每歲發倉粟之
散以春夏之交歛以秋冬之交不問豐凶不計多寡皆不取息
有不能償者來歲貸之如故里小家以貧故產子多不舉君遇
其產時例餽以米人若干名號母米由是里中產子得不至不

舉長吏延義士大脩其學宮闔郡惟君一人赴之長吏好請君曰此役吾熟計費殊浩穰若挺身任之後得無悔乎君對曰世人傾貲崇飾佛老之居且猶不悔况先聖人之居乎縱傾貲以崇飾小人又何悔焉於是具竹木炭石銚甕芻糧之類召梓人陶人攻金攻石設色之工棟梁榱桷之朽腐者易之階陛墀壇之毀缺者完之屏幃帷幄之故弊者更之像設五色之湯沐者新之甫五月而南向之像侑食之容殿堂門廡齋舍之屬煥然一新凡用錢若干萬緡事見宗家待講文獻公所為記此尤人所難能者然此特衆人耳目之所及者他若行乎不見不聞者固無得而稱焉娶東陽曹氏婦德母儀冠于九族子七人長鏞也次鏞昱鏞鏗鏗鏗君沒時冠者纔三人餘或未成童或甫髫鬣或在襁褓今皆克成立有孫男十二人孫女九人曾孫男二

人同居不別籍內外雍穆略不見有間則其行脩於已而化行于家又可見矣於戲黃氏之在諸暨自宋以來登科領薦以世賞入官以篤行者稱者彬彬焉衣冠蟬聯頃背相望非積累深厚何以臻此善乎史官宋濂氏之言曰衛尉仁及于鄉仁壽夫人憚加于宗族而其三子十一孫皆躋無仕方臘之亂開府器家財以贖俘者而其子登進士者五人特奏者一人自是與有祿食者終宋之世於戲今君之有德于族于鄉可謂侈矣其子孫有不食其報乎當知後之視君亦猶今之視衛尉開府無疑也銘曰

文獻之家寔難為繼有顯黃氏與自五季組綬簪纓幾四百禩維君嗣之克比克類不世其祿世其德誼人之有急若疾在已振之以財如棄糠粃有朝有學君所獨治用錢鉅萬曾不為意

紛紛鄙夫孽孽於利斬其先澤壽不蓋愧君不多壽君多令譽
前承後引綽有餘裕

敏齋處士林君碣銘

君諱均籍字彥祥姓林氏號敏齋其先自莆田遷長溪赤岸自
赤岸遷平陽四溪宋初迪功郎熙文自四溪遷塗川六傳至主
管誥院膺君之高祖膺生朝奉大夫知雷州珪君之曾祖珪生
朝奉郎知烏江縣榮君之祖而諱某者其父也母吳氏迪功郎
知江陰縣亮之女太常博士蘊古之孫君生元貞己未五月己
丑爲人質直忠信非其人未嘗妄交家饒於財以錢貸人取息
嘗從輕至正己卯鄰不戒于火相燬至君家君與其兄析薪出
凡所質人金帛服用而已幣不顧曰彼可燬此不可使燬也里
人乘時或取粟其倉或取貨其樓君戒家人勿禁曰與其歸於

煨燼無寧爲人所有也陳明者取貨不已樓燬壓於梁木火焚
其足矣君接諸火中人益以爲長者歲庚寅入郡城得鹽引一
十有六道元豐橋上密慎至日暮覓者終不至明日鷄鳴復往
偵見一人榜徨來往詢之曰我處州王文興也失鹽引覓之不
得君出諸懷中枚數而歸之文興伏地謝曰微公寧尚可復得
耶甲午春兵火之餘藹氣流行死者相枕藉賴君子措而收者
五十餘人又二年寇復作環塗川之民被其毒猶甚類皆乏食
不能存賴君發粟而飽者七十餘家嘗有佃人夫媪有田租米
入視其粟大半傷於火問之對曰旬日前家失火蓋藏一空僅
餘此爾君聞之惻然遂捐其租加振恤焉萬全石塘架石爲橋
其脩九十尺其廣得其脩二十之一而贏五寸丁酉之秋大風
雨水暴湧壞焉君重建之不以煩里人又除四脚橋東驛道一

百丈有奇車者無濟盈行者無側足相與誦美之平生輕財好施往往如此非學而能蓋出於天性也晚年更築室東郊之外均橋之北率妻子居之居均橋二十五年年七十有一以至正乙巳十月壬寅卒遂以閏十月甲寅葬章灣之原配應氏生於元大德丙午閏正月戊戌卒於洪武丙辰九月乙巳而葬於年 月 日子男一煥女一婿曰孔諒孫男三人時出旭女一人適陳謹煥念其先人不能有祿位隱居行誼而施及鄉閭澤在子孫宜得銘以昭之失今弗圖後將無聞乃奉邑士劉東所爲狀來請余觀三王之世井地以居民而又教以任恤之政與刑是以此間族黨遂州之間其出入守望疾病患難之際莫不以義相扶持如狀所云君於鄉黨隣里可不謂能扶持之以義乎是雖生于千載之下猶三代之民也賢矣哉乃爲銘曰

人之於財顧惜雖刀君視百金譬彼弁髦里閭吟呻彼若不聞君聞其聲若疾在身死資之罄飢哺之粟拾道之遺已素不宿道路之穢川梁不脩有司之責君職其憂揀災恤患肫肫其仁居今之世矣愧古人孰無鄉黨孰無緩急我銘其蔽用勸凡百

張母林夫人墓誌銘

昔劉向傳列女一言行之善無不錄念女德之盛衰係家道之隆替昭德美樹世坊也以今所聞張母林夫人克事其父母奉其舅姑輔佐其夫成就其子又克守其志保其家於艱棘喪亂之際誠賢乎矣不有以發明之非惟其事將遂泯沒抑何以振起於斯人哉其子正奉表舅金滌之狀來請銘余以此不得辭也其叙曰夫人諱靜真姓林氏世爲平陽人宋奉議大夫太常寺簿鐘孫其曾祖考也祖考某考某妣徐氏夫人生於元大

德丁未十月十日聰慧淑靜女工之事不學而能家貧而孝特
為父母所愛擇婿得同里張仲達遂歸張氏治內事動而儉處
上下恭而和逮事其舅舅州三老喜通賓客仲達嚮意於厨傳
譙饗以悅親浩歌鼓舞盡醉極歡以為常夫人治辦雖勞無厭
倦之色其舅喜曰婦善事我賓客退而知仲達能盡子職夫人
實相之同辭稱之曰賢夫人歸仲達年十七後十七年仲達得
癘疾在病一年夫人百方延醫治之至禱于神割股食之終不
愈仲達濱死語夫人曰我死後爾何恃以立其早擇所從無用
以我屬意也夫人泣曰妾知君君顧不知妾耶縱君不有妾而
使之他適妾忍不有君父與子而妾而他適乎仲達沒後二年
舅病拘窄夫人扶持之尤謹得美味必留以饋諸孤欲得食輒
曰汝等食之日長汝祖食之日短也舅沒率其子行喪無遺禮

巨室慕夫人之能因其所親請婚夫人怒罵曰我豈閭左無識
者比而若出此言也我何獨不幸喪其天而使人欲奪吾志也
號泣不已絕所親不與往來日以教子為務為之擇師又為招
致善人君子與之處曰若父在義方有所受吾猶致其力而不
敢懈矧今若父不在乎雖遭時多故家毀于寇而所以程督之
者如初子曰思誠曰昭曰正後比日克成立好學而有文思誠洪
武元年舉賢良擢將仕郎趙州判官有白金文綺之賜夫人與
焉鄉里榮之昭優游田里而樂赴人之急切夫人得范疾巨藥
罔効正十三歲刲股肉襟渫藥以食之乃愈後其兄卒于官正
走趙州負其骨以歸縉紳士僉曰非是母烏得有是子洪武十
五年春夫人疾病壘者以為不可療正猶刲股和藥竟卒于三
月二十六日春秋七十有六郎以其年十一月甲申附于夫之

北鄉曰萬全原曰昆山子三人即思誠昭正也女二人婿曰陳
昂邵昇孫男六人恭壘堅真建操孫女三人尚幼其銘曰
人孰無子孰若張氏破子三人俱克有聞伯佐方州官紀其能
仲勇於道季以孝稱惟子克肖猶母善教懿哉張母為女為婦
靡不盡道賢貞與夷相古貞淑何愧乎而無實原美利辭幽室
播其清芬為世作則

翰林應奉唐君墓誌銘

翰林應奉唐君履敬年四十有四以病卒于濠之瞿相山其孤
之淳奉骨歸越祔于山陰縣承務鄉赤土山先塋之次而為狀
授使者將圖其不朽於伯衡昔歐陽子深慨夫文之復古者難
得其人又謂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况得施於朝廷而又遭
人主致治之時乎君之文可謂無愧於古矣亦既遭逢盛際而

用之朝廷矣然未究其用以一肯之故至廢為耕民而因頓以
死其文章迄不得施諸典冊遂使一代之詔令不能追還三代
之盛是雖曰有命抑豈獨君之不幸歟故於其死也凡知之者
無不為之悲而至今論者猶為樂育賢材者惜焉伯衡知君特
深安可使君賡志地下而無一言以白之君諱肅歟敬其字也
自甯丹崖居士世為杭之新城人君之父始迁居越故今為越
之山陰人曾祖文源祖榮貴父應麟母汪氏君生有異質敏而
克勤幼從鄉先生王萊山授毛氏詩比長兼通諸經旁及子史
陰陽暨卜書數之學無不研究資為古文簡繁而雅與律詩步
驟盛唐宋府古詩上薄漢魏場屋之文特其餘事尤工篆楷深
得筆意至正壬寅君充賦江浙中其選以道梗不得上春官省
臣便宜授杭州路黃崗書院山長轉嘉興路儒學正

皇朝取浙西列起赴南京君以父憂東還洪武三年春用近臣
薦召至京師纂脩禮樂書其夏擢應奉翰林文字承事御其秋
科舉法行預考南京貢士有織文之賜其冬扈從

東宮拜

英陵有襲衣之賜明年夏以疾失朝叅例免官歸鄉

後例謫佃于濠則癸丑之秋而君以是秋至瞿相山卒於甲寅
十二月六日而歸附以乙卯七月二十四日娶汪氏子男一之
淳也強學能文克世其家女一人早卒孫女二人尚幼所為文
十卷歲于家庶其不朽者在是伯衡無以加之矣銘曰

世所湏而或乏驚駘以之駕馭材適用而不急騏驥不克棄置
故君之文足以華國而其身竟死於吐隸非人之能不能亦世
之貴不貴也悲夫

故元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周公墓誌銘

至正乙未閩括之寇蔓延平陽且兩歲矣民之黠者跳踉以相
附和弱者不能自立於是四境之內胥而為盜者十六七荆東
道宣慰使恩寧普來鎮溫求可屬任者歟薦公可宣慰問所以
可者僉曰公以門功補海口場益司令龍江書院溯其治所久
廢無能葺公初至謁先聖立勸竈戶新之柱悉易以石不半歲
告成予民頌德兄弟積為民患以賂結權勢前後場官少忤之
輒遭反噬公竟發其奸罪論如法海口之俗歲正月千百為曹
聚東郊擲石謂之攘祈傷支體不恤有司痛繩以法莫能禁其
來久矣公懸榜約束之無一人犯者其俗遂革甫二年得羨益
四千引以此知其可也宣慰曰即周司令耶我習聞其人便宜
命公攝行平陽州事而漸有左丞鐵里帖木兒至自台先是公
以副元帥吳世顯政乖其方任用非人變在旦暮毒且及民詣

左丞言狀請豫爲計不旋踵而陳安國弒世顯其所任治兵于平陽瑞安者亦戍于賊悉如公言左丞由是器公倚公討賊安民給以糧五百石勉令就職人皆以兵以食不足沮公無行公曰父母之邦也受命立行隨以所給糧賑飢民曰事無急此不然皆盜也時平陽惟江南屯白沙禮致大家使輸軍儲設法募丁入境公以五月至江南屯白沙禮致大家使輸軍儲設法募丁壯爲兵而訓練焉民既用命軍實具而兵日衆或請出師公不許人謂公怯公曰以新集之兵擊數年之寇苟不持重萬一失利損威重莫甚焉後將何以成功在兵書致人不致於人寇至擊之未晚八月劇寇李師金翁瑞突入黃浦江公勒兵渡江迎敵賊大潰斬其馘百餘而生擒數十人兵士請乘利深入公不應俄大開公堅坐不動徐自定取其首謀者斬以殉而申明紀

律遂移屯逕川寇來薄我三合而三捷復遣輕兵衝其後賊駭亂獲其酋金安三吳邦大邦大素健鬪衆之所恃至是獲之賊奪氣追北數十里殺獲甚衆獻俘于左丞仍以計誘致李師金翁瑞及他酋數十皆戮之而散其火伍歸農獨西溪寇恃括寇不下且請決戰糾括寇數萬直擣逕川公曰賊輕我矣今日必殄之部署其衆而下令曰勿擅動聞鼓聲則進望其白旗下多精銳命士引弓齊發仆其執旗者鼓而進賊不能支自相蹂躪聲言勿殺我當投降許之張中卿者即趨而前俯伏公撫而遣之還諭衆曰周知州知爾從賊出於迫脅不爾誅降無不宥不者擊尔盡乃已仲卿又盛稱公誠信人人喜曰有生靈矣爭棄仗來降上功行省陞浙東道副元帥摠制平陽瑞安丙申正月別寇葛兆出掠走之獲酋金龍十明年又出襲我覆之獲酋吳

天雷等遂命第誠德分兵擊卡瑞安諸砦而歸其民黃宗雲等
之辟居平陽者進兵會括分院兵夾攻寇之抄平陽者破其窟
穴惟吳梯五道之福寧王賢五所括分院以誠德功聞于康里
丞相授忠顯校尉同知平陽州事兼行軍鎮撫尋引兵趨象原
以逼王賢五方置營而吳梯五領衆奄至誠德奮當其衝突吳
梯五中矢其下負以走因其亂雜之僵尸數里未幾購得吳梯
五併三恢首鄭子敬送于閩省誅之經略使在閩遣從事官工
部員外郎曾堅分御賜酒勞之承制權公行樞密院判官自是
平陽之人安於耕鑿以供租稅矣公曰外攘之功粗立其益嚴
內治之脩乎壁於州南五里而鎮焉葺靈弊平訟獄布寬政行
義役與民休息浚河渠若干里深丈有二尺廣倍之築海隄若
于文廣二丈崇半之又興土木之功官署孔子廟學東獄行宮

城隍祠廣福宮悉復其舊內而布教條外而脩職貢使者感出
其途迎來送往禮無或遺雖極無餘粟庚子夏聞京師旱遣第
紹德漕運糧二萬五千石上供天子嘉之賜龍衣一襲及上尊
酒真授行樞密院判官階奉議大夫而官誠德以昭信校尉温州
路總管府判官紹德敦武校尉同知平陽州事麾下士錫命有
差當是時方國珣姪明善以樞判制溫公不爲之下而明善校
公屢軋以舟師公屢却之然自念彼不有朝廷况有鄰州乎且
彼據三郡而吾以區區一州與之抗終非萬全之計進父老語
以故欲委地去聽民自爲去就父老曰方虎狼也公於我等教
年安全之一旦以遺虎狼忍乎公若終惠我等幸與之修睦公
用父老言遣弟明德往謁拘留不遣辛丑夏遣都事張君錫潛
貢如初天子益嘉之進朝列大夫同僉行樞密院事降分院印

明善舟人在直沽者欲奪印不克壬寅春遂以三千餘舟列營
平陽瑞安公四面受敵激諸軍以忠義人皆感奮委其鋒又
遣渡人斷其可纜乃解去追獲舟二百會集賢院都事與童持
詔來勞公乃遣都事蕭天瑞從詔使入貢謝恩且進地圖表言
國亦侵軼乞注代天子覽表爲下詔讓國亦仍有龍衣御酒之
賜超拜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刻分省印使
佩之以承德郎行樞密判官官誠德國亦被詔大怒調台慶溫
之兵來攻相持閱六月陰哨公帳下林淳以厚利使爲應三郡
兵攻其外淳應於內九月平陽陷執公及誠德紹德以去誠德
悞罵明善遂遇害剝其皮焉至死罵不絕口紹德則縫以石而
沈諸海送公國亦甚禮公好語公曰省臺貴臣皆聽焉
公獨敢抗豪傑士哉自今與公釋憾其乃爲參政我所公曰

我與爾有不共國之仇而與爾共事乎然國亦終不敢害公哉
三年王師取台慶公與國亦例遣赴南京後公以誠意伯劉基
言得放還田里洪武辛亥大臣行邊者復遣赴南京其秋八月
壬寅卒于南京享年六十有六後十月婿顧克敏歸其柩平陽
以甲寅十二月甲辰葬於睦嶺之原公諱嗣德字宗道姓周氏
平陽人宋江陰軍節度推官元贈中順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
上騎都尉追封永嘉郡伯汝臨之曾孫元累贈太中大夫河南
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永嘉郡侯雷轟之孫元太中大夫同知
浙東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帥致仕贈同僉太常禮儀院事輕車
都尉追封汝南郡侯謚康惠應奎之子也曾祖妣張氏追封永
嘉郡君祖妣翁氏妣游氏並封永嘉郡夫人妻顧氏封永嘉郡
夫人次陳氏其婿永嘉陳聰奉事狀求伯衡銘其墓昔我先君

以江浙省左右司都事佐戎于括公無月不通問伯衡不敢以
不知公為辭乃為叙而銘之銘曰
元運將終並海之邦自租自稅大憝氏方海邦之民亦孔之痲
頭箕會斂擢筋鹽髓眷茲平陽于方尺尺雲蔽炎炎何以不及
文武周公廢猶克壯天矜于民俾作保障公未至止豈無州牧
鄰寇橫行曾莫敢逐凡厥士女東甌西匿寢食不遑矧暇耕織
公既至止奮其戎兵招降討逆內謐外寧凡厥士女有室有家
爾藝黍稷我種桑麻相時倉稟枵然空虛謂公蹶蹶公則舒舒
征從其薄刑用其輕追還舊觀百廢具興先聖之居明神之廬
出治之所棟宇渠渠憂彼水旱為民之病以畚以鍤河渠攸濟
虞彼潮汐為民之患迺疆迺理作之畔岸維民休戚係公存亡
公構閔凶孰不痛傷昆山蒼蒼不崩不墜公功巍巍克類克對

我采民謠勒碑墓道無曰不顯終古有耀

故元承德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鄭公墓誌銘
過其里其母弟前翰林檢閱朝端在顧伯衡于逆旅俾銘公墓
伯衡辭有行色而其婿郭庭且奉事伏以來追惟先君昔仕閩
閩浙省與公從兄朝元皆同時又內交公伯仲間契家之好施
及後人誼不得終辭乃為叙而銘之叙曰公諱禮字朝美姓鄭
氏世家溫之平陽邑衣冠鉅族嘗推為首曾祖嗣僧宋宗訓即
知澧州安鄉縣祖善老宋太學上舍生考大珪元贈承務郎果
清縣尹妣陳氏贈宜人公美丰姿而負材學早被推擇為海道
都漕運萬戶府奏差遂署處州路麗水縣尉在官六月丁樂清
府君憂哀毀累然不勝喪服闋起為松陽縣尉改進義副尉泉

州路安溪縣主簿調懷安縣主簿就陞本縣尹進從仕郎又轉承事郎閩清縣尹遷徽事郎漳州路總管府經歷遂擢承德郎浙東道宣慰使司元帥府都事時方國珣據慶元公義不與共事不上月魯不花平章開省廣東便宜辟公為其省檢校官而南行臺又奏公監察御史公知大事已去俱不赴漕運司奏差例入元帥府為奏差始出官公督運至京師為中書許左丞有壬焦叅政孝先識技不限資格授以麗水之職其在麗水也盜弭而民安松陽政如麗水而威惠尤洽在安溪以潔廉幹濟時為郡守長與王立孫才鄉所禮重俾再郡錄事又再晉江縣尹安溪之民詣于府乞還公晉江之民則乞留冠起安溪焚掠縣郭獨戒無犯公居署公慕義勇義事定之又諭下南溪之寇其調懷安也未上會寇圍福州帥聞以公前在安溪能却賊委守北嶺

屢以偏師挫賊鋒福城圍解與有功焉懷安當孔道只尺憲帥二府動輒速營素號難治公優為之績用尤著在閩清亦以量聞又清運軍儲二萬余石輸之南行臺以故福建廉訪使郭興祖南臺侍御史拜住哥福州路同知鄭收交章薦之惜夫公之志業未盡展而運去鼎移奉身而退以全其歸公之自處則可無憾矣生于元大德己亥二月二十一日卒於今洪武庚戌正月十二日壽七十有二葬以卒之春三月十三日墓在豐山之原兩娶前張氏繼陳氏以贈以封並宜人子男一人剛泰以賢良舉今將仕郎真定府稅課司大使女一婿即郭昉者瑞安州同知孫男二未名銘曰

顯顯鄭宗盛莫與京蟬聯組綬大開高閣暨公兄弟益宏厥志公材既碩學又夙成仕途奮飛越自妙齡無試不宜綽有能稱

亦既仕矣胡不大行肯宦者谷今斬其陵冒進苟祿豈公之情
功名節義孰重孰輕計其所獲孰虧孰益注順死寧亦孔之榮
欲知其人視我斯銘

王府君墓誌銘

王氏爲婺著姓宋理宗世監察御史致仕太常少卿贈忠惠公
處一之弟處崇自義烏之鳳林遷浦江之深溪六傳至府君深
溪地西直諸暨方諸暨未入版籍時竊偕者獨之日尋干戈以
相侵奪於其時大家疲老携幼東西竄徙以脫一旦之命而宗
祐骨肉不暇顧者皆是也王氏曾不佈焉顧乃率一家之衆薦
爲孝友之行而禮儀之興遂抗衡麟溪鄭氏是雖善人君子天
寔相之抑亦府君兄弟有必爲之志躬行之實不以變故而易其
慮控其說也兄弟之中府君最少而先逝其墓有宿草者今六

年矣邦人知王氏能爲古人之所難而不知府君與有力焉爲
善者何所賴乎其子勲奉陳禮狀來請銘此余不可不諾也府
君諱士偉字誠之自其父曰鑄大父曰元而曰澄號善淵居土
與其弟汝同財共食者其父也府君善承父志以孝謹稱居父
喪祥且禫矣哀感如初喪日夜號泣目爲之病雖病目毋寢疾
猶自力至母所躬奉湯藥母止之日必三兄能孝汝婦子又善事
我汝眊矣無用爾對曰子事父母服勤至死職也烏得以疾而
廢職職哉終不敢退休私室寢處母之榻前朝夕扶持者十年
及母沒每哭輒頓絕仆地遂喪其明奉其兄復之祥之愛敬怡
怡如也事無鉅細不敢專擅其妻之貧養亦不敢自有悉歸諸
公帑曰先君臨終之言在耳吾忍私蓄乎初府君之婦翁樂某
女擇所從得府君遂以歸之而其家素富厚而子幼甚一旦病

篤恣以爲府君府君綜理其喪塋一遵禮制維持其戶門而撫其孤不啻若同氣比孤長大授以皆業其孤昇府君以其半府君訖謝一毫不取聞者無弗高之府君家君不急於營貨產日與二兄講論開家之道而率之以身羣子姓咸冠服聽受進退周還斂容正步履步不敢肆性好施與歲侵輒白兄曰夫財積之非難積而能散爲難今年饑在他人尤當賑卹况鄰里宗族乎乃發廩賑之凡疾病而不足於藥藥死喪而不克棺斂者往往資以財帛平生不識僞言僞行許人以諾雖百金不易比閭三尺童子來見必以禮接與之言可復也視紛華勢利漠然不以屬意雖田夫里媪皆知其爲長者嘗惑危疾勲竭誠敬謁醫羅神而愈久之病帶下逾年在床蓐血菴其淋漓勲日以手捫去君子不多勲之能子而謂府君善教云易貴之夕誠勲等曰我死後

亦聽命伯父盡力生業無損祖訓以貽我蓋言未畢而遂洪武乙卯十一月十四日也享年六十有二遂以丁巳十一月十一日塋里湖山之原妻周氏諱淑和同邑人宋迪功郎端之曾孫女父鼎母黃氏有柔嘉之德而克相成以道生於元之延祐丁巳十一月十四日得年六十有五以辛酉二月二十二日卒是年九月八日合塋府君之墓子二人長即勲次恩女一人適張侃孫男七人涇浙淇淄瀋濬濤濇由孫男三人楷檀檇尚論人物功業易見學術易知而潛德隱于身而不試者則雖極其形容不足以盡之有迹者可窺而無迹者難知故也自府君言之行成於內而教行于家固無愧三代之民矣然廉於進取隱約而終其蘊於內者豈易窺哉狀稱府君言行忠信器量寬博有濟用之材而志不領仕有瑾璋之望而氣不自滿有守而近仁非禮

與府君居同里且有連焉能知之若此歟是用備述而繫以銘
學不有尚考其行而則慕其人者乎銘曰

王宗奕奕莫與京歷宋迄元甲乙稱合族聚居自

皇明

處士善開君善承承之伊何日躬行孝于父母支于兄入循祭
槩出準繩有孤三尺方博博君持其危扶其傾田連阡陌金滿
贏中分異君君弟膺視之有若鴻毛輕孰飢孰寒欲無生我周
我恤出至情隣里猶爾矧宗盟休哉化行于家庭長幼五世千
指羸息則同宇食同餽合敬同愛不俟懲和氣益若春陽升是
亦為政聖所榮其生也順沒也寧夫復奚憾不百齡墓隧宿
草芊眠青發潛闡幽揭此銘世人骨肉不相能奪風可報亦可
興

竹坡處士俞元瑞墓誌銘

洪武甲子春予遊永嘉還麗水俞堅使人持狀來求製父竹坡
處士墓銘前五年予友李泰議之季景中客處士所予過之景
中為予言處士之美且目其兄弟雖別籍異居而通有無同休
戚色酒鬻肉不集不食怡怡然畧不見其有間州里之間辯嚴
士為有德之人童孺無異辭而學士大夫過門無不見禮者為
之歎曰嗟夫處士不嗜仕進自放山林而力行乎孝友慈讓重
然諾好施與賑人之乏絕不計家之有無交於人不以其得時
失時疏戚緩急扣門未嘗計利害禍福為避就非所謂有所不
為而可以有為者乎越二年又過之館于其新堂觴豆在列子
姓奔走將事處士時感上氣疾且一年猶衣冠出相與揖讓酬
酢殊款洽又未嘗不歎其精爽有餘也去之永嘉一月而處士
竟卒則壬戌之歲十二月二十有八日距其生甲戌之歲得年

四十九堅等以明年癸亥之歲十一月三日葬于里馬博源之山至是以銘爲請余雅敬重處士而堅又好學有文何敢愛於言乎按狀處士姓俞氏麗水之俞源人其先有諱德者嘗爲松陽教官教官生義義生至剛至剛生涑世業詩書而以積善稱寔生麟字元瑞是爲處士也妣顏氏處士內剛外柔而持以恭謹養親煥寒食飲之宜常足以得其歡心父歿擇北山以塋謁銘于翰林宋公廡刻諸墓上之石庶其有聞於來世戶門之務自任其勞而以逸遺兄若弟無始終一也至正甲午松陽青田縉雲盜附和起四出剽掠壓其境矣鄉民不知所爲處士曰此烏合之衆利子女玉帛爾何能爲之有團結以仇之可保萬全也衆唯唯少壯者扶携老幼者四奏至處士部署而甲以要約羅絡內外聲震傍近盜却而鄉民以安當是時徵處士環俞源

數十里不惟侵暴不克且將胥而爲亂其禍有不可勝者歲戊戌發守將舉城款附 國朝而括不下俞源介乎其間兩軍狎至不能居處士乃率家衆之城府居焉會越國胡公兵入城舉家駭散獨母後處士負母而逃得免於難兵燹後家業蕩然遺田數畝而已歲饑鬻田市粟賑其里人至熟里人償之處士不受嘗東過齊魯西略秦鳳南遊閩越北抵幽薊所至問其名士而禮於其廬遇同州之人不能自歸者輒資之使歸有賈于杭而蒙誣于官者賴處士貸之錢不庾死其人三年然後歸懷所貸來償息倍徙焉處士曰亟反而息非我所望也里之真如寺殿堂門無以至象設煥然筆新費出于處士者十二其於教子尤刻意歲求良師儒不遠數百里迎致家塾躬承事之使爲子師以故諸子皆克肖而堅遂以文學有名縉紳間其爲人大槩

如此於戲在上而貴顯者未必皆賢在下而隱約者未必皆不
賢是故君子之於人也不觀其用於世惟觀其無愧於世處士
檢身慎行而美名今譽表於鄉閭達于士林亦既生順而死寧
矣而可使無傳乎配潘氏温享儉勤處士家索而復裕其仗助
之力居多子四長堅也次玳次奇次希女一人未行孫男二曰

景斐景權銘曰

我觀所在大家相望孰無小民聚廬其鄉慨彼小民於厥大家
面譽皆譽靡間迹遐君在桑梓何脩何施方其生存小大環歸
及乎淪逝會笑如市久而益悲是孰之使人亦有言君古仁人
退焉林丘澤流鄉鄰既周我急亦拯我厄克任克恤自孝克出
奄其亡矣哀哉人斯載寒載飢疇拊疇綏米彼與言刻此貞石
尚俾樵牧善視松栢

第 25520 号

平成 3.11.22

學大	928
和短	1
聖園	4
圖書	

1000
S. I. H. C.
1000

同

